

曹州府志

第十二冊

卷二十一

藝文志

書

論

碑

考

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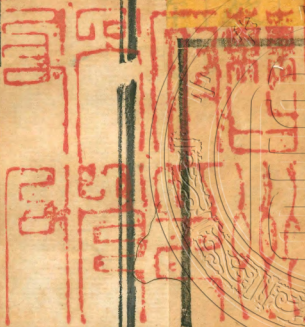
墓志表

卷二十二

雜志

撰著書目

誦



曹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書 論辯

考

傳

文

書

卷之二十一

藝文志

書

論辯

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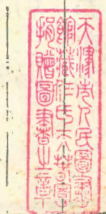
傳

書

答陳琳書

漢 臧 洪

隔闕相思發於寤寐幸相去步武之間耳而以趨舍異規不得
 相見其為愴恨可為心哉前日不遺比辱雅贖述叙禍福公私
 切至所以不即奉答者既學薄才鈍不足塞詰亦以吾子攜負
 側室息肩主人家在東州僕為仇敵以是事人雖披中情墮肝
 膽猶身疏有罪言甘見惟方首尾不救何能恤人且以子之才
 窮該典籍豈將闇於大道不達余趣哉僕小人也本因行役寇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書
 竊大州恩深分厚寧崇今日自還接刃每登城勒兵望主人之
 旗鼓感故友之周旋撫絃擗矢不覺流涕之覆面也當受任之
 初自謂究竟大事共尊王室豈悟天子不悅本州見侵郡將邁
 牖里之厄陳留克劔兵之謀謀計棲遲喪忠孝之名杖策攜背
 虧交友之分揆此二者與其不得已喪忠孝之名與虧交友之
 道輕重殊塗親疎異畫故便收淚告絕若使主人少垂故人任
 者側席去者克已不汲汲於離友信刑戮以自輔則僕抗季札
 之志不為今日之戰矣何以效之昔張景明親登壇唾血奉辭
 奔走卒使韓牧讓印主人得地然後但以拜章朝主賜爵獲傳
 之故旋時之間不蒙觀過之貸而受夷滅之殲呂奉先討卓來



與請兵不獲告去何罪復見斫刺瀆於死亡劉子橫奉使踰時
辭不獲命畏威懷親以詐求歸然輒僵斃麾下不蒙虧除僕雖
不敏又素不能原始見終觀微知著竊度主人之心豈謂三子
宜死罰當刑中哉實且欲一統山東增兵討讎懼戰士狐疑無
以沮勸故抑廢王命以崇承制慕義者蒙榮待放者被戮此乃
主人之利非游士之願也故僕鑒戒前人困窮死戰僕雖下愚
亦嘗聞君子之言矣此實非吾心也乃主人招焉凡吾所以背
棄國民用命此城者正以君子之違不適敵國故也是以獲罪
主人見攻踰時而足下更引此義以爲吾規無乃辭同趨異非
吾子所爲休戚者哉吾聞之也義不背親忠不違君故東宗本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書

二

所以爲親援中扶郡將以安社稷一舉二得以徼忠孝何以爲
非而足下欲使吾輕本破家足下或者見城圍不解救兵未至
感婚姻之義惟生平之好以屈節而苟生勝守義而傾覆也昔
晏嬰不降志於曰刃南史不曲筆以求生故身著圖象名垂後
世况僕據金城之固驅士民之力散三年之畜以爲一年之資
匡困補乏以悅天下何圖築室返耕哉但懼秋風揚塵伯珪馬
首南向張揚飛燕簪力作南北鄙將告倒懸之急股肱奏乞歸
之誠耳主人當鑒我曹輩反旌退師治兵鄴垣何宜久辱盛怒
暴威於吾城下哉昔高祖取彭越於鉅野光武創基光於綠林
卒能罷飛中興以成帝業况僕親奉承璽書與之從事行矣孔

璋足下微利於境外，戚洪授命於君，親吾子託身於盟主，戚洪策名於長安，子謂予身死而名滅，僕亦笑子生死而無聞焉。悲哉！本同而未離，努力努力，夫復何言。

與吳質書

魏曹丕

二月三日，丕白：歲月易得，別來行復四年。三年不見，東山猶歎其遠，況反過之，思何可支。雖書往返，未足解其勞結。昔年疾疫，親故多罹其災，徐、陳、應、劉一時俱逝，痛可言耶。昔日游處，行則連輿，止則接席，何曾須臾相失。每至觴酌，流行絲竹，並奏酒酣，耳熱仰而賦詩，當此之時，忽然不自知樂也。謂百年已分，可長共相保，何圖數年之間，零落略盡，言之傷心。頃撰其遺文，都爲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書

三

一集觀其姓名，已爲鬼錄。追思昔游，猶在心目，而此諸子化爲糞壤，可復道哉。觀古今文人，類不護細行，鮮能以名節自立，而偉長獨懷文抱質，恬淡寡欲，有箕山之志，可謂彬彬君子者矣。著中論二十篇，成一家之言，辭義典雅，足傳於後。此子爲不朽矣。德薄常斐然，有述作之意，其才學足以著書，美志不遂，良可痛惜。聞者歷覽諸子之文，對之披淚，旣痛逝者，行自念也。孔璋章表，殊健微爲繁富，公幹有逸氣，但未遒耳。其五言詩之善者，妙絕時人。元瑜書記，翩翩致足樂也。仲宣獨自善於辭賦，惜其體弱不足起其文。至於所善，古人無以遠過。昔伯牙絕絃於鍾期，仲尼覆醢於子路，痛知音之難遇，傷門人之莫逮。諸子但爲

未及古人亦自一持之偶也今之存者已不逮矣後生可畏來者難誣恐吾與足下不及見也年行已長大所懷萬端時有所慮至通夜不瞑志意何時復顛昔日已成老翁但未白頭耳光武有言年已三十餘在兵中十歲所更非一吾德不及之年與之齊矣以犬羊之質服虎豹之文無衆星之明假日月之光動見瞻觀何時易乎恐永不復得爲昔日游也少壯真當努力年一過往何可攀援古人思秉燭夜遊良有以也頃何以自娛頗復有所述造否東望於邑裁書叙心丕白

與吳質書

曹植

植白季重足下前日雖因常調得爲密坐雖讌飲彌日其於別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書

四

遠會稀猶不盡其勞積也若夫觴酌凌波於前簫笳發音於後足下鷹揚其體鳳觀虎視謂蕭曹不足儔衛霍不足侔也左顧右盼謂若無人豈非吾子壯志哉過屠門而大嚼雖不得肉貴且快意當斯之時願舉泰山以爲肉傾東海以爲酒伐雲夢之竹以爲笛斬泗濱之梓以爲箏食若填巨壑飲若灌漏卮其樂固難量豈非大丈夫之樂哉然日不我與曜霧急節面有逸景之速別有參商之闕思抑六龍之首頓羲和之轡折若木之華閉濛汜之谷天路高邈良無由緣懷戀反側如何如何得所來訊文采委曲擘若春榮瀏若清風申詠反覆曠若復面其諸賢所著文章想還所治復申詠之也可令嘉事小史諷而誦之夫

文章之難非獨今也古之君子猶亦病諸家有千里驥而不珍
為人懷盈尺和氏而無貴矣夫君子而不知音樂古之達論謂
之通而蔽墨翟不好伎何爲過朝歌而迴車乎足下好伎而正
值墨氏之縣想足下助我張目也又聞足下在彼自有佳政夫
求而不得者有之矣未有不求而自得者也且改轍易行非良
樂之御易民而治非楚鄭之政願足下勉之而已矣適對嘉賓
口授不悉往來數相聞曹植白

答東阿王書

吳質

質白信到奉所惠賜發函伸紙是何文采之巨麗而慰喻之綢
繆乎夫登東岳者然後知衆山之邈迤也奉至尊者然後知百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書

五

里之卑微也自旋之初伏念五六日至於旬時精散思越惘若
有失非敢羨寵光之休慕猗頓之富也誠以身賤犬馬德輕鴻
毛至乃歷元闕排金門升玉堂伏虛檻於前殿臨曲池而行觴
旣威儀虧替言辭漏渫雖恃平原養士之懿愧無毛遂躍穎之
才深蒙薛公折節之禮而無馮諼三窟之效屢獲信陵虛左之
德又無侯生可述之美凡此數者乃質之所以憤積於胸臆懷
眷而悵邑者也若追前晏謂之未究欲傾海爲酒并山爲肴伐
竹雲夢斬梓泗濱然後極雅意盡歡情信公子之壯觀非鄙人
之所庶幾也若質之志實在所天思投印釋鞶朝夕侍坐鑽仲
父之遺訓覽老氏之要言對清醕而不酌抑嘉肴而不享使西

施山帷嫫母侍側斯盛德之所蹈明哲之所保也若乃近者之觀實蕩鄙心秦箏發徽二八迭奏塤簫激於華屋露鼓動於座右耳嘈嘈於無聞情踴躍於鞍馬謂可北懾肅慎使貢其枯矢南震百越使獻其白雉又況權備夫何足視乎還治諷采所著觀省英偉實賦頌之宗作者之師也衆賢所述亦各有志昔趙武過鄭七子賦詩春秋載列以爲美談質小人也無以承命又所答貺辭醜義陋申之再三赧然汗下此邦之人閑習辭賦三事大夫莫不諷誦何但小史之有乎重惠苦言訓以政事惻隱之恩形乎文墨墨子迴車而質四年雖無德於民式歌且舞儒墨不同固以久矣然一旅之衆不足以揚名步武之間不足以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書

六

騁跡若不收轍易御將何以效其力哉今處此而求大功猶絳良驥之足而責以千里之任檻猿猴之勢而望其巧捷之能也不勝見恤謹附遺白答不敢繁詞吳質白

答魏太子箋

吳質

二月八日庚寅臣質言奉讀手命追亡慮存恩哀之隆形於文墨日月冉冉歲不我與昔侍左右厠坐衆賢出有微行之游入有管絃之歡置酒樂飲賦詩稱壽自謂可終始相保並騁材力效節明主何意數年之間死喪略盡臣獨何德以堪久長陳徐劉應才學所著誠如來命惜其不遂可爲痛切凡此數子於雍容侍從實其人也若乃邊境有虞羣下鼎沸軍書輻至羽檄交

馳於彼諸賢非其任也往者孝武之世文章爲盛若東方朔枚
臯之徒不能持論卽阮陳之儔也其唯嚴助壽王與聞政事伏
皆不慎其身善謀於國卒以敗亡臣竊耻之至於司馬長卿穉
疾避事以著書爲務則徐生庶幾焉而今各逝已爲異物矣後
來君子實可畏也伏惟所天優游典籍之場休息篇章之圃發
言抗論窮理盡微摛藻下筆鸞龍之文奮矣雖年齊蕭王才實
百之此衆議所以歸高遠近所以同聲也然年歲若墜今質已
四十二矣白髮生鬢所慮日深實不復若平生之時也但欲保
身就行不蹈有過之地以爲知己之累耳游晏之歡難可再遇
盛年一過實不可追臣幸得下愚之才植風雲之會時邁齒羣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書

七

猶欲觸胸奮首展其割裂之用也不勝悽悽以來命備悉故略
陳至情質死罪死罪

答濮陽吳武陵論非國語書

唐 柳宗元

濮陽吳君足下僕之爲文久矣然心少之不務也以爲是特博
奕之雄耳故在長安時不以是取名譽意欲施之事實以輔時
及物爲道自爲罪人捨恐懼則闕無事故聊復爲之然而輔時
及物之道不可陳於今則宜垂於後言而不文則泥然則文者
固不少耶拘囚以來無所發明蒙覆幽獨會足下至然後有助
我之道一觀其文心朗目舒爛若深井之下仰視白日之正中
也足下以超軼如此之才每以師道會僕僕滋不敢僕每爲一

書足下必大光耀以明之固又非僕之所安處若非國語之說僕病之久嘗難言以世俗今因其閑也而書之恒恐後世之知言者用是詎病狐疑猶豫伏而不出累月方示足下足下乃以爲當僕然後敢自是也呂道州善言道亦若吾子之言意者斯文殆可取乎夫爲一書務富文采不顧事實而益之以誣衒張之以闕誕以炳然誘後生而終之以僻是猶用文錦覆陷穽也不明而出之則顛者衆矣僕故爲之標表以告夫遊乎中道者焉僕無聞而甚陋又在黜辱居泥塗苦蝨蛭然雖鳴其聲音誰爲聽之獨賴世之知言者爲準不知言而罪我者吾不有也僕又安敢期如漢時列官以立學故爲天下笑耶是足下之愛我曹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書

八

厚始言之也前一通如來言以汗篋贖此在明聖人之道微足下僕又何託焉

論辯

樂志論

漢仲長統

使居有良田廣宅背山臨流溝池環匝竹木周布場圃築前果園植後舟車足以代步涉之難使令足以息四體之役養親有兼珍之膳妻孥無苦身之勞良朋萃止則陳酒肴以娛之嘉時吉日則烹羔豚以奉之躡躅畦苑遊戲平林濯清泉追涼風釣遊鯉弋高鴻風於舞雩之下詠歸高堂之上安神闔房思老氏之元虛呼吸精和求至人之彷彿與達者數子論道講書俯仰

二儀錯綜人物彈南風之雅操發清商之妙曲逍遙一世之士
轉視天地之間不受當時之責永保性命之期如是則可以凌
霄漢出宇宙之外矣豈羨夫入帝王之門哉

釋時論

晉王 沉

東野丈人觀時以居隱耕汗腴之墟有冰氏之子者出自汜寒
之谷過而問途丈人曰子奚自曰自涸陰之鄉奚適曰欲適焜
煌之堂丈人曰入焜煌之堂者必有赫赫之光今子困於寒而
欲求諸熱無得熱之方冰子瞿然曰胡爲其然也丈人曰融融
者皆趨熱之士其得爐冶之門者惟挾炭之子苟非其人不如
其已冰子曰吾聞宗廟之器不要華林之木四門之賓何必冠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九

蓋之族前賢有解革索而佩朱轂舍徒擔而乘丹轂由此言之
何恤而無祿惟先生告我途之速也丈人曰嗚呼子聞得之若
是不知時之在彼吾將釋子夫道有安危時有險易才有所應
行有所適英奇奮於縱橫之世賢智顯於霸王之初當厄難則
騁權譎以良圖值制作則展儒道以暢據是則袞龍出於縹袍
卿相起於匹夫故有朝賤而夕貴先卷而後舒當斯時也豈計
門資之高卑論世位之輕重乎今則不然上聖下明時隆道寧
羣后逸豫晏安守平百辟君子奕世相生公門有公卿門有卿
指禿腐骨不簡蚩儻多士豐於貴族爵命不出閭庭四門穆穆
綜繡是盈仍叔之子皆爲老成賤有常辱貴有常榮肉食糲糲

於華屋疏飯襲跡於耨耕談各位者以誚媚附勢舉高譽者因
姿而隨形至乃空囂者以祖曾爲雅量瓊慧者以淺利爲鎗鎗
勝胎者以無檢爲宏曠優垢者以守意爲堅貞嘲哮者以麤發
爲高亮韞蠢者以色厚爲篤誠庵婪者以博約爲通濟眈眈者
以難入爲凝清拉答者有沉重之譽嗾閃者得清勦之聲噲啍
怯畏於謙讓闕茸勇敢於饜諍斯皆寒素之死病榮達之嘉名
凡茲流也視其用心察其所安責人必急於已恒寬德無厚而
自貴位未高而自尊眼罔嚮而遠視鼻黷鼻而刺天忌惡君子
悅媚小人敖蔑道素懾吁權門心以利傾智以勢昏姻黨相扇
毀譽交紛當局迷於所受聽採惑於所聞京邑翼翼羣士千億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十

奔去集門求官買職童僕闖其車乘閣寺相其服飾親客陰叅
於靖室疏賓徒倚於門側時因接見矜已厲色心懷內在外詐
剛直譚道義謂之俗生論政刑以爲鄙極高會曲晏惟言遷除
消息官無大小問是誰力今以子孤寒懷真抱素志凌雲霄偶
景獨步直順常道關津難渡欲騁韓盧時無狡兔衆塗圯塞投
足何措於是冰子乃釋然悟曰富貴人之所欲貧賤人之所惡
僕少長於孔顏之門久處於清寒之路不謂熱勢自共遮錮敬
承明誨服我初素彈琴咏曲以保年祚伯成延陵高節可慕丹
轂滅族呂霍哀吟朝榮夕滅旦飛暮沉聊周道師巢由德林豐
屋蔀家易著明箴人薄位尊積罰難任三御尸晉宋華咎深投

局正幅實獲我心

象耕鳥耘辯

唐陸龜蒙

世謂舜之在下也田於歷山象爲之耕鳥爲之耘聖德感召也如是余曰斯異術也何聖德歟孔子叙書於舜曰濟哲文明聖德止於是而足矣何感召之云云乎然象耕鳥耘之說吾得於農家請試辨之吾觀耕者行端而徐起撥欲深獸之形魁者無出於象行必端履必深法其端深故曰象耕耘者去莠舉手務疾而畏晚鳥之啄食務疾而畏奪法其疾畏故曰鳥耘試禹之績大成而後薦之於天其爲端且深非得於象耕乎去四凶恐害於政其爲疾且畏非得於鳥耘乎不然則雷澤之漁河濱之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十一

陶一無感召何也豈聖德有時而不德邪孟子曰堯舜與人同耳而好事者飾張以就其恠非聖人之意也吾病其說之近於異端敲之使合於道人其從我乎雖不從吾亦不能變其說

窮桑辯

宋羅泌

空桑在陳窮桑在西歸藏啟筮云空桑之蒼蒼八極之旣張乃有羲和是主日月職出入以爲晦明蓋指嵎彛之地故記孔子生於空桑春秋演孔圖云徵在游於太冢之陂夢黑帝謂已汝產必於窮桑而于寶所記徵在生子空桑之地今名孔實在魯南山之穴孔廟禮器碑云顏育空桑空桑魯北孔子魯人故說者指云空桑旣而言之魯南山穴之說正自戾矣乃若共工氏

之振滔鴻水以薄空桑則爲莘陝之間伊尹莘人故呂氏春秋古史攷等俱言尹產空桑故城在今陳留空桑固非魯也故地記言空桑南杞而北陳留各三十里有伊尹村而所謂窮桑則非是矣拾遺記言窮桑者西海之濱也地有孤桑千尋蓋在西垂少昊之居梁雍之域故周書嘗麥云帝命蚩尤宇小顛而遠游章句西皇所居西海之津西皇者少昊之稱而小顛者少昊之正字也宜爲咸陽故咸陽曰雲陽而少昊一曰雲陽氏雲陽縣今隸躍州甘泉宮卽武帝之太時顛頊繼少昊也故世紀顛頊亦自窮桑遷商邱事可知矣而杜預遽以窮桑爲在魯北至釋例地名乃云地闕故穎達云言魯北者相傳言爾蓋以定四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十一

年傳封伯禽於少昊之墟逆之而樂史之所記乃在曲阜此又因預而妄之也太昊在東少昊在西予旣言之拾遺遠遊窮桑旣在西極則魯曲阜之說得非太昊之墟乎郡國志云少昊自窮桑登帝位非空桑也

伍員論

國朝 盧錫晉

春秋書紀侯大去其國公羊子曰何爲不言齊滅之爲襄公諱復仇也昔者哀公烹於周譖之者紀侯而殺之者天王也襄公不忍其遠祖之仇是矣然五侯九伯齊實征之若當日請命於朝而明正其罪戮仇人之後而存其國豈非義舉奈何恃兵甲之強遂滅之而利其土地哉余竊謂春秋不言齊蓋不欲與齊

以伐國之權是尊周之意云爾今夫楚平王雖無道固連尹之君父也設使當日殺奢而宥子胥遇無極於塗而子刃之與齊襄之擅兵何异雖曰不共戴天然猶不免於無君况欲加於平王之身哉彼其父事之數十年伏首就誅而無怨知召其子而必殺之受命致書而不敢違此其於君臣之禮可謂明矣爲子胥者不忍絕其先則逃之勾吳而終身不仕可也坐不面楚可也而乃引敵人之兵覆宗國之祀掘其墓而鞭之處其宮室而辱之貪殘不仁若盜賊然嗚呼甚矣匹夫震於雷其子不聞怨天爲子者孝於父亦欲其父之孝於祖君猶天祖也連尹爲太子師豈不能以忠孝之道教其子習聞其說而悖其行是爲傷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七

父之志而已烏足稱烈丈夫哉故克隱忍就功名者太史公特引以自況而非其正論也且胥之功名孰與鬪辛方昭王奔鄆辛之弟將弑之曰平王殺吾父吾獨不可殺其子乎辛曰自敵以下則有讐君而討臣何讐之有於是王奔隨夫辛之忍爲鄆公而不去非也其言則是也嵇康死子紹自廢山濤以物理責之出而死難於蕩陰唐末王行瑜李茂貞犯京師昭宗殺宰相杜讓能於臨臯以自解子曉痛父死無罪服除十餘年猶不欲爲鹽鐵巡官元泰仲季父長卿上書世祖言阿合馬罪狀請按誅之中貴人掾之得免他日以長卿司鐵冶誣以課額卽獄中殺之仲乃去官不復干仕古君子不幸而遭變不過如此而

止皆未聞其仇君然則禮之所謂復仇者亦民間偶有此事爲
士師者得以原其情而論之耳非齊襄子胥之謂也

宏演論

盧錫晉

衛懿公之鶴乘軒者三百狄人乘其亂侵之使士拒之士曰君
何不使鶴於是狄人攻破衛軍鶴公以去會宏演使齊返求公
尸寺人有傷而未殊死者指曰此是也演復命於前則尸碎而
肝獨完遂自割而納公之肝於腹論者於是乎謂演爲忠臣矣
子弓氏曰演亦齊襄之石之紛如孟陽小臣費之流耳烏可以
爲忠古之所謂忠臣者必有以格君之心而救其禍患於未成
之始武王聖人也西旅之貴貢獒犬又非其求之也此不過遠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十四

人慕德之誠心而召公猶作書以訓之曰玩物喪志不可貴異
物而賤用物若此者豈過慮哉蓋嗜慾之萌以漸而長珍奇之
好以勢而易集故事君者貴防之於其早也彼懿公好鶴而不
恤士其初亦未必如此之甚若能以國之存亡及君之生死爭
之安見其不聽耶且公臨狄難蓋亦有悔心矣獨其知之不早
是以無所忌憚而至於肆不則其禍亦未必如此之慘也嗚呼
平日坐視其君之狂悖不聞發一言以止之及其日引月長至
於殺其身危其國然後以一死塞責則亦何益也哉夫人欲諫
其君猶豫而不敢發者不能置身耳演固非惜死者奈何不死
於面折庭諍而死於君亡國危之時且當是時衛之不滅僅如

一錢所急者莫過於擇立賢君使社稷已危而復安宗祀旣絕而復續賴狄人一勝而退使與國得以徐爲之謀設不幸而土地人民爲仇敵所據演可以死誘其事於人乎故愚爲演計不若編素哭泣勉衛人以忠義人心旣奮然後告之方伯請命於天王而立君復仇如申包胥之所爲則敵國可滅而吾之勢可以立強況賢如文公豈不可雪憤於一時尙須芟舍楚邱至於數十年之久而後復其故哉演計出此則猶可以蓋其不諫之愆顧徒死無益以蹈奇節亦不足重矣雖然死而正君子之所難也演不惜一身以殉君其亦遠勝於世之偷生苟免者歟

文王獻地散宜生獻女辯

盧錫晉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五

史稱文王獻洛西於紂請除炮烙夫諸侯爲天子守土地尺壤非其所自有也文王何以得獻哉當日者伐崇伐密亦以身爲方伯不得不往正其罪豈嘗利其國而自據之故夫三分有二孔子亦言其人心之歸附耳若謂數國之版圖盡入岐周以紂之忌刻暴恠者顧肯容忍一時而復使人啖已以成其名此理之不可信者也昔武王夢帝與之九齡文王曰女以爲何也武王對曰西方有九國焉君王其終撫諸曰非也古者謂年爲齡女夢必年齒之謂矣我百爾九十吾與爾三焉壽數在天文王安得愛其子而與之其意以爲吾何敢撫有殷土耳夫岐西且不敢有況商洛之密邇王畿者乎或曰紂賜文王地千里文

王贊之而以炮烙請此爲近之故愚以爲去暴刑仁人之事三
於獻地則史臣誤書耳又稱散宜生獻美女得支王於羗里
不知文王當日爲知其事耶抑不知耶若以爲知之吾未聞聖
人事君急於脫已之難遂忍以聲色蠱其心者且妲己之禍商
豈不烈哉其以此甚之也若以爲不知則是散宜生之愛其君
乃細人之姑息耳君子之於患難有命存焉不可以苟死不可
以倖生輕其身而無益於人國不爲愛其身而有害於道義愈
不爲也散宜生親炙聖人承見知之統豈猶莽闕乎此而以細
人所爲苟求其君以不死則是不知有命也安在其爲賢哉然
則爲宜生計將坐視其君之危亡而不救與曰是又不然昔者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論辯

七

紂之惡雖不可慘而感以文王之至德則其怒亦將有釋然者
故易曰信及豚魚吉紂雖昏亂寧異類之不若耶在文王當日
惟有盡忠以俟命而已固未念及於此而在散宜生必蚤知其
脫身於羗里也何則紂不能殺文王也其後祖伊以戡黎奔告
而紂若罔聞知夫豈無可奈何而姑置之亦文王所以信之者
深其一時怨毒蓋已有雪消而霧解者以爲吾之憂不在西伯
故聞之而不爲異耳由此觀之紂豈能殺文王者若謂女謁有
靈九侯何以不免於菹醢是知以美女脫其君於囚係者或策
士借口於用權而適足以亂聖賢之大經其爲史氏誤書明矣
蓋信書不如無書吾取此語以爲論古之法焉

三說證三江而克濟截河之說今古未析夏書泂水東流爲濟入於河溢爲滎又東出陶邱北此伯禹所知也克濟二郡正以是名濟源縣在河東濟南濟北濟陽濟陰皆在河南自杜預謂濟繇滎陽東過魯之西樂安入海沈出玉屋入河始釐爲二而杜佑李吉甫樂史竇苹鄭樵輩遽援後志謂濟自莽末旱塞不復截河南度而以水經依取禹貢爲疎故唐高宗問許敬宗禹浮濟潔達於河何今濟潔斷不相屬對曰克濟自溫入河伏地南出爲滎澤又伏而出曹濮之間汶水從南入之故書又言浮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考

七

汶達濟不言合潔潔自東武陽至千乘入河也敬宗蓋亦本孔與河並驅而絕河溢出之文不知其時無復滎水洎出滎口者謂濟南諸名爲出不審是一截也佑說河南之濟使禹所命或以性同或一時衆流湊泛濟適溢從河南以出而名又奚必伏流之說然禹必不以一時暫溢之名疑後世夫水之所出亦自不同固有入而不合行而復出者昔郭緣生於河上源遇書生問之可知濟與河上源通生曰洛水淬劍正與河水上源不異物之不同猶鉛錫也北濟旣入於河性與河別不能合混滲漉入地伏行達陽而遂溢爲滎爾今之歷下等處發地悉是流水濟所過也東阿之井正濟所溢故今阿膠止濁住吐下瀾而疏

以濟之性趨下清而且重故治淤濁逆上之病以今油水固
不同情九夏之辰冷熱之風亦各爲隧豈謂必無水過水哉涇
渭分曹南零會地此理不少鄭樵謂山過山則分水過水則合
世無山過山水過水之理謂漢入於江其文止此下有脫文克
入於河其文亦止於此而溢爲滎之上當更有道沈水數句說
經不通不以爲脫必以爲誤此書生之竺疾也林之奇以爲漢
入江濟入河皆合而流大禹導水自此開以支引之故猶蒙上
之名亦以淺鄙測聖人者庭州灞水金鐵皆漏鄜延之江日夜
流脂弱水溺毛黑溪元贛悉唐制角畔怯腐手蓋亦謂之無哉
傳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大

王弼傳

晉河 劭

弼字輔嗣何劭爲其傳曰弼幼而察慧年十餘好老氏通辯能
言父業爲尙書郎時裴徽爲吏部郎弼未弱冠往造焉徽一見
而異之問弼曰夫無者誠萬物之所資也然而聖人莫肯致言
而老子申之無已者何弼曰聖人體無無又不可以訓故不說
也老子是有者也故恒言無所不足尋亦爲傳嘏所知於時何
晏爲吏部尙書甚奇弼歎之曰仲尼稱後生可畏若斯人者可
與言天人之際乎正始中黃門侍郎累缺晏旣用賈克裴秀朱
整又議用弼時丁謐與晏爭衡致高邑王黎於曹爽爽用黎於
是以弼補臺郎初徐覲爽請間爽爲屏左右而弼與論道穆時

無所他及爽以此蚩之時爽專朝政黨與共相進用弼通儒不治名高詩黎無幾時病亡爽用王忱代黎弼遂不得在門下晏爲之歎恨弼在臺旣淺事功亦雅非所長益不留意焉淮南人劉陶善論從橫爲當時所推每與弼語常屈弼弼天才卓出當其所得莫能奪也性和理樂游晏解音律善投壺其論道賦會交辭不如何晏自然有所拔得多也晏頗以所長笑人故時爲士君子所疾弼與鍾會善會論議以校練爲家然每服弼之高致何晏以爲聖人無喜怒哀樂其論甚精鍾會等述之弼與不同以爲聖人拔於人者神明也同於人者五情也神明茂故能體中和以通無五情同故不能無哀樂以應物然則聖人之情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九

應物而無累於物者也今以其無累便謂不復應物失之多矣弼注易頴人荀融難弼大衍義弼答其意白書以戲之曰夫明足以尋極幽微而不能去自然之性顏子之量孔父之所預在然遇之不能無樂喪之不能無哀又常狹斯人以爲未能以情從理者也而今乃知自然之不可革足下之量難已定乎胸懷之內然而隔踰旬朔何其相思之多乎故知尼父之與顏子可以無大過矣弼注老子爲之指略致有理統著道略論注易往往有高麗言太原王濟好談病老莊常云見弼易注所悟者多然弼爲人淺而不識物情初與王黎荀融善奪其黃門郎於是

王黎與融亦不終正始十年曹爽廢以公事免其秋遇癘疾亡

年二十四無子絕嗣刑之卒也晉景王聞之嗟歎累日其爲
高識所惜如此

程驥

唐李商隱

右一人字疇之其父少良本鄆盜人也晚更與其徒畜牝馬草
一羸私作弓矢刀杖學發冢抄道常就迥遠坑谷無慮微處依
大林木早夜偵候作姦李師古貪諸土貨下令鄆商鄆與淮海
近出入天下珍寶日日不絕少良致貲以萬數每旬時歸妻子
輒置食飲勞其黨後少良老前所置食有大鸞連骨以牙齒稍
脫落不能食其妻輒起請黨中少年曰公子與此老父椎埋剽
奪十數年意不計天下有活人今尙不能食況能在公子叔行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辛

耶公子此去必殺之草間無爲鐵門外老捕盜所徂快少良默
憚之出百餘萬謝其黨曰老嫗真解事敢以此爲諸君別衆許
之與盟曰事後取出約不相引少良由是以其貲發舉買轉與
鄰伍重信義卹死喪斷魚肉慈雜禮拜畫佛讀佛書不復出里
閑意若大君子能悔咎前惡者十五年死子驥幸不知後一日
有過其母罵之曰此種不良庸有好事耶驥泣問其語母盡以
少良時事告之驥號哭數日不食乃悉散其財踰年驥甚苦貧
就里中舉負給薪水灑掃之事讀書日數千言里先生賢之時
與饘糗布帛使供養其母後漸通五經歷代史諸子雜家往往
同學人去其師從驥講授又其爲人寬厚滋茂動靜有繩墨人

不敢犯烏重印爲鄆帥喜聞驥與之錢數十萬令市書籍驥復以其餘資諸生其閭里故德少良者亦常來與驥孳息其貨數年復致萬金驥固不以爲已有繩契管榷雜付比近用度費耗了不勘詰道益高開成初相國彭城公遣其客張谷聘之驥不起

蘇穀原傳

明 梁夢龍

先生諱祐字允吉號舜澤穀原其更號也高祖克明曾祖亮父恩號北莊蕃社凝祥乃大發於先生之身正德癸酉舉於鄉嘉靖丙戌登進士授吳縣令吳俗侈靡民困於徭役先生率以節儉平其政吳人德之後拜西臺御史風裁表著出按雲中叛軍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戕殺總兵李瑾復持中丞請飾罪先生方歷巡在外聞之曰豈有戕王師而復持中丞者乎姑息則其釁滋大乃疏請討賊必無赦遂得旨命將臨之卽以先生爲監先生遣諜者入諭曰凡

吾之來治渠魁耳不及脅從也於是首惡者七人懼使鎮撫王寧乞貸先生復諭之曰七人豈盡貸卽一二可耳寧回報七人

者益自相疑懼乃馬昇楊林果殺其五人黃鎮等傳首城下開門迎先生與樊中丞入下令待二人以不死移置別鎮亂乃定乙未出按江北丁酉復按山西皆興利除害嚴先事之防猶若在雲中焉入掌河南道推督江西學政至則敦士行崇文教一

經品題悉顯科第名賢如東岑王少宰諸公不可盡舉也壬寅

拜山西叅政兵備鴈門復徵拜大理少卿乙巳轉都察僉都御史卽三輔卽余受先生知遇時也丁未陞副都御史改山西向所爲按雲中備鴈門者又大著三晉間已酉陞刑部侍郎旋改兵部侍郎庚戌大同總兵張達沒於據上命先生行總督事尋以奏功卽真先生遂陳邊務其略曰宣大爲據首要衝卽奮據東入勢不能越二鎮宜練兵足食先爲不可勝之謀據乞入市馬先生又言夷情叵測姑從之以示羈縻上皆可其奏癸丑秋擄衆數萬自大同南下紫荆關先生聞報疾馳窮日夜抵永安堡與賊遇時諸將稍集先生指授方略一戰大捷討獲擄首四百騎露布以聞上拜先生兵部尙書贈三代如其官廕孫榮錦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衣衛千戶仍賜金幣甲第上忽念先生勞與致仕而時宰銜往

日彈文竟據他事免爲庶人丁卯穆廟登極始復冠祓尋以今

上東宮大慶再復致仕先生廣領美髯有萬里封侯之相生際

明時位至大司馬賜金幣者七加俸級者二廕子孫入冑監者

錦衣者三然居官清謹嚴肅動以法紀爲持循自爲令以至督

撫未嘗妄市一練帛私取一贖金咸寧侯素爲先生所拔識聞

以首據爲先生少子地先生遜謝之曰兒非從軍者此物奚宜

至哉侯愧且服先生自公之暇多所著述有孫吳子集解三闕

紀要法家哀集穀原詩文草道旃瓊言藏之家塾生平樂施予

在林下時建義倉以備凶荒其所識親故尋常解衣推食畢燈

喪者又不可勝數讚曰先生豐宇厚德具文武才起儒術間將
略敷歷中外勲業卓然至雲中之討叛紫荆之敗擄乃其學聲
大者雖不幸中遭忌阻卒能光復舊物始終稱完名茂福焉或
曰先生始生有紫氣繞廬之異比令吳時行道之人有夢尙書
至者起詣先生舟告焉先生蓋應運篤生各世間出豈惟海岱
耆英已哉

趙蝶園傳

葉廷秀

蝶園先生今之古人也而今竟作古人矣臨卒之日走劄論學
俾其子若孫受教語不及他漠如也憶自丁丑夏進先生講席
叩其言學從文清而邇維聞尊信考亭尤至也已卯夏予因拜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闕里便詣欵叙四壁列賢聖格言子孫率履不越大有古人風
味時來質疑於予濮審問津津多煩手誌所著有證經證悟證
史證交四編悟編云人存惻隱之心便與天地之心一般萬事

差錯皆由於心不敬格物乃大學下手實地心不思量義理便
無所管攝欲見本心須先治其蠹吾心者曾子得聞一貫之旨
從三省吾身來薛敬軒首以白鹿洞學規開示學者乃聖門之
真嫡派予深取其要言着裏壬午夏復著人道治道二冊癸未
二月病癱手書考終命以畢平生因及其七十有三年之享用
娓娓不遺則先民書史日用翰墨尋常花草事而已自言生長
儒家身廁士類經時和年豐之世歷四民安業之時觀日用星

辰風雲雨雪山川草木之好景談聖賢先儒道德仁義之典籍
聆賢人君子之高談闊論聚親戚朋友之親知愛敬享用不
過耶夫生死之際最足驗其所學先生將革自正衣冠戒孫勿
張皇生死受用亦可觀矣邈先世以講學相傳先生紹明益大
子若孫俱循雅飭能世其學歿後享用可數數耶先生卒之
明年世變如斯於是翻羨先生之作古人也予媿爲今人矣先
生諱栩然號蝶園謚安節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七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劉孝子傳

國朝 鞠遜行

當康熙之癸丑吳藩叛滇南其時山東單縣劉翁具瞻任激江府經歷以不從逆匿跡永昌之界頭鎮庚申事定其子宏甲冒死走異域卒能尋翁奉以還與母趙相見得復爲單人余友牛君階平爲余道其事頗詳余曰昔唐書傳孝友宏甲孝如是是亦不可以無傳也余友卽以傳屬余余不可辭初翁赴激江任道遠不能攜妻子宏甲奉母暨弟宏基留於家變作數欲走亂軍偵翁蹤跡以母阻之不果宏甲善事母時役繁而外多侮旦入城文吾暮必反而母雖事稽至夜不輒留有留之者曰不忍便奪倚闥也宏甲善解母憂然心怛怛日念翁及亂平宏甲與

俱爲弟子員家亦稍輯乃自計曰可矣一日忽詣母請曰兒願尋父於滇南母猝無以應旣而曰滇亂新定道路通塞未可知曷少待乎宏甲於是泣請曰固知亂未久然不忍待也父且老又遠滯多年萬有一不諱奈何見不去是兒無父卽父亦如無子且留宏基供甘旨母可無慮固請行母是其言諾之時爲壬戌七月將發戚里咸集飲餞於河上座中有爲泣下者宏甲顧匆匆各揖爲辭謝若無意祖者然蓋宏甲自母諾其請自念一併於滇南當其未發也思至滇及其旣發而行也慮不得至滇且慮至滇而不得見父也又若欲身殉乎滇蚤夜欽欽未嘗作笑語然誠殫於中容色辭氣著於外聞有異而詢之者得其故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往往爲所動或指軀與借或輸以金以故阻兵阻險阻置乏有岌乎勢且不支者卒皆莫能困宏甲宏甲旣行於路祈明神願減陽數二紀冀幸或相值也九月抵貴州平越府所攜一僕瘡宏甲亦病已而僕死宏甲病愈力幾殆惟日搗牀榻痛哭不知所爲主人王良梧者山西平陸人義其尋父敬愛之周郵篤至謀瘞其僕且許募人以偕行宏甲病愈趨良梧募人者再已而良梧曰君以羸軀入不測新定之地偕者不易僕所以遲遲者冀得當以報耳然猝不可得君又不能待僕自審此心尙可贖天日請與君偕何如宏甲大喜已又感激泣於是以見呼良梧良梧撫宏甲如弟以酒酌神且期速行不少待良梧天性朴直

負義氣與人交諾則無所變易自許宏甲與偕後備歷艱危未嘗稍渝其初其至激江也宏甲以距父尙遙辭良梧良梧曰爲德不卒惡行也卒不去迨宏甲奉翁發界頭良梧猶偕之還至鎮遠良梧度從宏甲者衆已無庸偕也乃別去其後良梧來單跡宏甲宏甲爲分田娶婦以居留其籍單遂爲單人云宏甲旣得良梧偕道經越州時土寇劫官廨城鎮戒嚴日暮逆旅不納客二人往往露處夜宿林麓中行至宜良遇亂兵兵以刃擬宏甲良梧具言其所以至此者辭哀懇兵憐而舍之留衣被禦寒掠其囊金以去而良梧所分挾金匿以智得不盡掠資之以達激江旣至經歷已有別員詢舊胥知翁已去永昌數年矣永昌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五

在激江西南相距更餘二千里途奇險不與雲貴通道崇嶂大

壑箐林蔽天日苗獠錯處非復內地可擬而良梧所匿金已罄

竭不能行於是乃謁激江守先是宏甲知守張公青州人求得

其家書爲贊公得書乃以金資宏甲且書稱其孝於永昌守張

公俾蔭庇之於是宏甲至永昌而翁仍不在永昌乃更在騰越

州屬地則所謂界頭鎮也騰越去府治更三百餘里在滇之極

南以西瀘水出其東緬甸八百媳婦諸苗國皆羅其北而界頭

西去州猶百二十里許也宏甲冒死以進且迷且覓抵界頭詢

知翁處亟造門覓見翁時翁僕率入滇後所從弗納索甲笑一

僕曰君奈何自何語似山東音蓋疇昔從翁之任者也亟入自

翁翁出時宏甲勞億臞黑甚又翁之任時宏甲方髻髻今髻髻有鬚矣翁粹不能識宏甲乃跪前大痛自指曰兒宏甲也翁熟視良久乃與俱痛而子呼之家人隣里環視咸感泣歎爲異事少聞翁導宏甲見張氏張故賢亦爲慶勞不置云張氏者翁界頭所娶婦也先是翁棄官貧乏甚鎮有張媪欲翁婿其女翁因入贅資於媪其後張隨翁還單與趙處甚歡及以疾卒時翁已先卒宏甲耐其柩於翁墓初翁爲張立義男曰宏兆且養以田三百畝至是宏甲盡以田付宏兆使主張祀事蓋以不忍於張者慰翁於地下也宏甲既得見翁於是思所以還翁者而囊無長物萊人柳青之者騰越州牧俞君義從也初青之義宏甲立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談定交時掌界頭稅務力爲假百金於俞君而宏甲乃得奉翁發界頭既發至楚資竭不能行先是張不欲還單宏甲婉言關導乃允還而其親屬賸從張欲與俱還由是還者十有五六人敵抵荊州而所謂百金者已盡矣然卒無虞其不給者賴有好義者二人曰劉三傑曰劉蘭宇三傑亦單人流寓於荆初翁之任道與聯譜系還過其居三傑義宏甲贈若干金蘭宇樊城人雖市僧有烈士風初宏甲南行宿其家語次知爲尋親者義之因相爲兄弟且約他日奉父還萬勿越我去宏甲憶其言往詣之蘭字適在門見宏甲狂喜問翁所在戒家人勿止他客假驕輿迎翁於舟次爲張筵樂者三日資以金仍命一僕衛送之於

是宏甲乃以癸亥閏六月二十七日奉翁還單居如初宏甲既奉翁還單有心世教者謀表其間以風之宏甲曰盡子職耳矣非敢以博名高也堅辭之乃止

鞠遜行曰翁以不從逆避地自當專心迹旣明矣而人因得以蹤跡之儻寓還單之微權歟而贅張媪帖然連土著何又與計遠久者不啻耶使宏甲揣兵燹懼險阻顧藉不能行則翁老且死於異域而不復見趙也亦明矣乃宏甲行而所遇多義人人或以天幸歎奇之夫宏甲距今六十年余聞其事猶若欲爲殫力而恨不與同時者矧親見其懇款者哉嗚呼義人固多乎而宏甲獨能遇之者其有以也夫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房坦菴傳

劉藻

辛

房坦菴先生名應辰字樞天先世自益都遷曹至先生已七世先生少嚴重異凡兒勤苦力學博通典籍勞書升學使按試深加咨賞擢冠一郡繼食學官餼試必冠其儔伍而先生厭薄時俗進取之文不欲揣合詭遇惟肆力於經史儒先之書精思明辨旁通曲暢反諸身而實踐之遂爲醇儒事父母篤孝養生羣祭毫髮必依於禮友愛兩弟終身如少小時性寬容有犯者不與校人以是愧而化之好周人急爲故人賈某吳某轉貸數十金卒不責償嘗於逆旅失所乘馬恐累居停竟不問徒步以歸先生旣無意於榮利乃益篤專正學尤究心濂洛關閩之述作

心得闡明指授以扶進來學之士如是者幾三十年教人
自學爲人始以孝經小學爲敦倫立品之方爲文章根極理要
期盡暢題蘊而止其言曰朱子集諸儒之大成孔孟後一人也
章句集註爲四書指南或問語類又暢言之非熟玩深體豈能
有得謂姚江竊釋氏之旨亂孔孟程朱正道流禍最酷力爲觝
辨學者知步趨朱子而不敢習異說以相高先生力也者有素
菴詩文彙皆可傳於世子二人長毓櫛康熙五十四年進士任
廣昌知縣順德府經歷次毓梅諸生毓櫛爲更有善政所纂四
書講義大有所發明能以經學世其家云

舊史氏曰正學之不講久矣昔之祖陸王者拾其恣睢猖狂之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餘論與程朱樹敵今之攻舉業者沈痾於詞章墨藝以求速化
而宋儒之言懵焉束高閣矣可勝歎哉先生之道未見用於時
而倡言振救等於回瀾障川卓乎豪傑士也先生善書人獲片
紙如拱璧余謂此猶其餘事也夫

烈婦張氏小傳

沈起元

烈婦張氏單之郭村人年十七適同村王信七閱月而信死烈
婦於墓夫後一日哭拜謝其翁暨其兄嫂乃至母家持母痛哭
不已母謂其新喪故爾慮無他耳募拜別其母歸闔戶自經此
乾隆元年六月十七日事也曹縣劉一元爲余言之嗚呼死生
亦大矣婦乃農家女其夫亦村童於詩所載之死靡他之義與

吾儒俄死事小失節事大之訓未有所聞也而殉夫之節卓
乃爾此豈濡染薰習之所致哉兩間清淑之氣不擇地而鍾蓋
如是夫劉又言婦家屋三間有翁無姑有兄嫂有未娶之叔由
此觀之婦年少而寡不死殆無居室諒婦亦計熒熒唯死乃安
故決於死然婦不言也

國家旌節孝甚重而輕生者弗旌重人命也在爲烈婦者烏知所
爲旌不旌哉不忍不死不可不死則死而已耳噫死生之際固
非勸戒之所能與矣

三袁傳

牛運震

曹南袁贈君燿字暉也平生多隱德有丈夫子三皆克邁贈君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傳

三

之訓砥行力學敦尙氣節以自樹立長坤次增次堉也坤太學
生好讀書贈君嘗以訟被誣坤身自代質不使父一至公庭卒
得解晚病痰多譫語然叩以書音輒了然可聽堉以諸生升上
舍慷慨好義贍其再從姪三十年不倦堉尤負盛名幼涉經史
由增廣生貢成均所交遊皆南北耆宿宗黨之親偶有緩急無
不倚以爲命旣沒而人思之子自鈞貴堉得贈徵仕郎中書科
中書堂父並得賜贈坤字翼皇堉字曠岳堉字威咫人稱袁氏

三君子云

牛子曰余爲曠岳君墓表述其阻雨得不潔事及生子夢兆非
偶哉非偶哉余後至曹與其士大夫接乃知曠岳君兄弟並爲

曹人推重頌義無窮非所謂難弟難爲兄者耶余故
之使咸有聞於後

碑文

漢竹邑侯相張壽碑

君諱壽字仲吾

孝友恭懿明允

匡國達賢登華

濟登瑛

謁者贊衛王臺

忠審

嘉其

相明德慎

罰遭江揚劇賊

自菲薄儲俯

稼膏滋殖園

聿豐穰

儲樂化戶增

過督郵周絡

君常懷

絡繹要請君

軌

不視不折

府進

五月辛酉卒

石樹碑式昭

曰

德體懿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三

純畿黎烝

紀永不刊於骨德流後

國朝朱爨尊跋

竹邑侯相張壽殘碑在兗州城武縣立於漢建

寧元年五月土人截作後人碑跌所存約二百字竹邑侯者彭

城靖王恭之子阿奴明帝永初六年封見熊方後漢書同姓諸

王年表

牛蓮震金石圖說

張壽碑大體與白石神君碑相似方整廉

謹疑若列圭漢之末造也然駸駸開曹魏以來隸法不淺矣碑

不知何時別其下截辱爲碑跌明萬歷間得城武令揭諸孔壁

嗟乎書法隆於漢代得片石猶將尊爨崇之或不幸顯晦有命

寧鬱埋重壤雖滅毀萬萬無恨卽奈何爲賤碣奴隸然賢者

而處卑污亦復何恨張壽碑又安足道然張壽碑非遇城武
令又烏能洗其困辱乎碑在城武縣孔子廟內陷戟門東壁而
砌置之闊三尺高二尺字徑七分跌眼所傷殆有四十字

濮陽太守陽瓚誄辭碑

南北朝
顏延年

惟永初三年十一月十二日宋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彭城陽
君卒嗚呼哀哉瓚少稟志節資性忠果奉上以誠率下有方朝
嘉其能故授以邊事永初之末佐守滑臺值國禍薦臻王略中
否獯攜開釁劓司克幽并騎弩屯逼鞏洛列營緣戍相望屠
潰瓚奮其猛銳志不違難立乎將卒之間以緝華裔之衆罷困
相保堅守四旬上下力屈受陷勅寇士師奔擾棄軍爭免而瓚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碑文

七

誓命沈城佻身飛鏃兵盡器竭斃於旗下非夫真壯之氣勇烈
之志豈能臨敵引義以死殉節者哉景平之元朝廷聞而傷之

有詔曰故寧遠司馬濮陽太守陽瓚滑臺之逼厲誠固守授命
殉節在危無撓古之烈士無以加之可贈給事中振恤遺孤以
慰存亡追寵旣彰人知慕節河汴之間有義風矣逮元嘉廓作
聖神紀物光昭茂緒旌錄舊勲苟有概於貞孝者實事感於仁
明末臣蒙固側聞至訓敢詢諸前典而爲之誄其辭曰貞不常
祐義有必甄處父勤君怨在登賢苦夷致果題子行聞忠壯之
烈宜自爾先舊勲雖廢邑氏遂傳此邑汲氏自溫徂陽狐續旣
降普族弗昌之子之生立續宋皇手猛沈毅溫敏肅良如彼竹

柏負雪懷霜如彼駢駟配服驂衛邊兵喪律王略未恢函陝理
阻瀍洛蒿萊朔馬東鶩胡風南埃路無歸轉野有委骸帝圖斯
艱簡兵授才實命陽子佐師危臺懾彼危臺在消之壘周衛是
交鄭翟是爭昔惟華國今實邊亭憑巖結關負河縈城金柝夜
擊和門畫扇料敵厭難時惟陽生涼冬氣勁塞外草衰邊矣獯
擄乘障犯威鳴驥橫厲霜鏑高輦鞅我河縣倅我洛畿攢鋒成
林投鞍爲圍翳翳窮壘嗷嗷羣悲師老變形地孤援闕卒無半
菽馬實拊秣守未焚衝攻已濡褐烈烈陽子在困彌達勉慰疲
傷拊巡饑渴力雖可窮氣不可奪義立邊疆身終鋒枯嗚呼哀
哉賁父隕節魯人是志汧督效貞晉策攸記皇上嘉悼思存寵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五

喜嗚呼哀哉

高愍女碑

唐李翱

愍女姓高妹妹名也生七歲當建中二年父彥昭以濮陽歸天
子前此逆賊質妹妹與其母兄而使彥昭守濮陽及彥昭以城
歸妹妹與其母兄皆死其母李氏也將死憐妹妹之幼無辜請
獨免其死而以爲婢於官皆許之妹妹不欲曰生而受辱不如
死母兄且皆不免何獨生爲其母與兄將被刑咸拜於四方妹
妹獨曰我家爲忠宗黨誅夷四方神祇尙何知問其父所在之
方西向哭再拜遂就死明年太常謚之曰愍當此之時天下之

爲父母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子也天下之爲夫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爲其室家也天下之爲女與妻者聞之莫不欲愍女之行在其身也昔者曹娥思母自沉於江獄吏嗜囚章女悲號思陪其兄作詩載馳縲繫上書乃除肉刑彼四女者或孝或智或義或仁噫此愍女厥生七年天生其知四女不倫向遂推而布之於天下其誰不從而化焉雖有逆子必改行雖有悍妻必易心賞一女而天下勸亦王化之大端也異哉愍女之行而不家聞戶知也貞元十三年朔在汴州彥昭時爲潁州刺史昌黎韓愈始爲余言之余旣悲而嘉之於是作高愍女碑

弔莊子文

晉稽君道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三

邁矣莊周天縱特放大塊授其生自然資其量器虛神漬窮元極曠人僞俗季貞風旣散野無訟屈之聲朝有爭寵之歎上下相陵長切失貫於是借元虛以助弱引道德以自獎戶詠恬曠之辭家畫老莊之象今王生沈淪名利身尙帝女連耀三光有出無處池非巖石之溜宅非茅茨之宇馳屈產於皇衢畫茲象其焉取嗟乎先生高迹何局生處巖岫之居死寄彫楹之屋託非其所沒有餘辱悼大道之溷晦遂含悲而吐曲

濟州刺史任公屏盜碑

五代李昉

降魯魯之分濟河惟兗州大野旣荒西狩獲麟之地崇山作鎮東植見日之峯郡國已來土賦稱大舊制非便必惟其新蓋民

史少則奸易生治稱任平則特克又皇朝建濟州於鉅野縣
隋魏室分厭次爲樂陵郡邇我太祖聖神恭肅文武孝皇帝發
天機張地紀皇建丕祚帝於萬邦不枉政以厚民生不尅法以
重民命以謂分是理頒是條施之一方而用寧通之四海而不
泥者其惟良二千石乎故簡選牧守咸用賢能得人者昌於斯
爲盛今皇帝嗣守洪業光揚聖謨幸勤儉爲天下先惟幾微成
天下務所謂皇王綱統之道明矣邦國紀律之務成矣而研覈
精鍊日不暇給以戒弛墮之患所謂視聽聰明之德克矣中外
上下之情通矣而啟迪開納國無留事以防壅塞之弊凡軍國
機要刑政樞務事無巨細必詳於聽覽凡公侯卿士牧伯長吏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三

任無輕重必考其才是以設爵愈重分職愈精人人自謂我民
康家家自謂我七樂粵嗣位元年冬十月詔以趙州刺史任公
檢校太保牧於濟州濟新造之郡也麟州之名其廢已久歲月
差遠士風寢醜民忘其歸或肆爲梗重以控地旣大苞荒用遐
山幽藪深亡命攸萃灌莽悉伏戎之地萑蒲爲聚盜之資妖以
人異嘯召或成於風雨法由貪弊羈縻遂至於遁逃良田有蝨
實害嘉穀雖夫年馳豐稔人無扎瘵滯穗餘糧栖偃於千畝京
食坻庾阜衍於九年猶或脅遊惰之夫釋耒耜之用鈎鋤斄水
竊弄於鄉閭之間矧饑殄之歲乎至乃野無戰血天藏殺機鞏
甲朔戈戢鋒鋹於武庫庸租井賦緩徵督於鄉胥尙或誘輕生

之民衆無賴之族巢梟穴狡竊發於聯曉之中矧兵革之弊
大既病而疇思其治醫雖良而藥或未置用有所長才難求備
文吏求各教之檢則必曰導之以禮盜用侮而益暴法家持剛
猛之斷則必曰齊之以刑盜用驥而彌逸自非文武兼資之用
英雄斷制之才蒞是任而居是邦者厥惟艱哉公天授將材生
知理本以戰則勝元機出應變之先以化則孚心術洞希微之
表抗一塵而辰止撫萬室以瞻言以謂川壅汚潢利源派而嘗
宜濬畝田荒蕪蓂樹嘉苗而必極芟夷於是令以先庚申之後
甲介馬負先馳之勇陰門提夜出之兵獵叢社以平妖盡誅其
類狩平林而得獮悉伏其辜狂童震驚四野竦駭狼心盡革民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三

患皆除乃峻以隄防斂其宮弁決獄盡踈其留滯窮源用滌其
瑕疵分命鄉民設其警備仗乙夜以蒐慝扼衝途而伺奸盜跡
之來若罹蠱畢申命降寇招其叛徒恩信署用以結其心懾服
羈留以杜其變盜意之改若愈膏肓非夫術以變通奸由惠照
太阿所擊剗洪鍾而不留玉弩載張應靈機而自發其孰能如
此耶甚矣哉除盜之難其來有素中古澆漓之後羣心變詐之
興縱燎夷荒或敗蕭蘭之秀尋戈伐蠹因傷杞梓之材惟賢者
之用心則是非而無混故公嫉盜之意切而誅盜之令嚴去盜
之術行而屏盜之譽顯夫盜既去矣民將息矣然後緩之以約
束寬之以法令養之以惠愛勸之以禮讓化之無或辰信之無

三則龔黃之風波亦奚尚是以黃髮黧背之叟農工商賈之
人哺而嬉旣舞且咏以爲康莊播頌雖明盛德之容琬琰載
碑宜耀披文之質郡將官吏唱言僉詞乃詰闕上陳願塞羣望
帝用嘉許綸言式敷詔左拾遺李昉俾文其事以述濟民之請
微臣不才忝奉明旨揣闔秘思懼遺休聲稽實課虛斯謂無媿
而太史氏紀功臣之績云公名漢權蜀國人也以武略事累朝
以戰功登貴仕亟握兵要連分使符初牧於丹有排亂折衝之
績移治於趙有安邊鎮靜之功所至皆有能名而濟之人獨能
宜其事業以示不朽亦可謂賢矣系曰事有該於謠俗傳於耆
舊者千載之下尙爲美譚矧文之以銘而勒之以石乎他日知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五

使君之政者其將質於此故其詞云道失其要刑淫而暴人心
用違良民爲盜令嚴而申政肅而淳人心用依盜爲良民匪
盜也盜亦民也善惡之化實由乎人猶歎使君克善其治始以
嚴誅去其奸宄申以約束靜其鄉里無墮農鄉無狡童曾未
逾月澄清四封相彼林矣豈其豺虎暴心不生與麟爲伍循彼
咳兮亦有荆棘惡蔓旣除與蘭同色使君之賢如山如淵濟民
之頌聲聞於天刻石播美垂千萬年顯德二年歲次乙卯閏九
月一日丙申朔建

慕岑氏先塋碑

元 歌陽元

德雲州等

舉慕容君

引率家居思其先

未有以顯揚

於我蓋慕容之先其

矣金亂失

諸皆逸其名惟武略君之高祖已前世居歸德敦本抑末惟德是將高祖有三子 初壬辰大郎二郎遷居衛州新鄉縣

立塋於東北之岡頭村三郎一子丙 以壬 遷 曹州城武

縣立 縣西 之 村丙幼習章程以 擇爲城武縣典史

取張氏一子芝爲本縣軍儲倉使隱德弟耀勤於生計儉於自奉惟樂 空乏者隨其力周之無靳色取宋氏三子

二女長子奇次子章季子彥奇不仕娶白氏 子四女章起家

甘肅宣慰司 差歲 間運司阜民場鹽司管勾改淮東

淮西 田折捕總 府提舉司提舉所至克稱厥職歲進內饗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罕

嘗蒙金幣之賜至順元年以 銀 提舉致其事進階武略

將軍行年八十有六娶張氏 子 女長子傑准家宣慰司奏

歲滿授德安府務副娶楊氏張氏二子一女次 承事郎濰

州判官娶茅氏封宜人一子二女季儀承務郎 倉使娶劉

氏封宜人子女各一彥嘗辟閣遺監奏差行年七十有 居

漢陽娶程氏三子四孫惟慕容氏來自 陽或遷於衛或遷於

曹衛之族 侍御史完顯完旣貴贈其祖攄嘉 大夫禮部尙

書 車都尉追封魏郡侯妣馮氏追封燉煌郡 其父

津集 侍讀學士中奉大夫護軍追封魏郡公妣蔣氏追封魏

郡夫人子贊太常禮儀院太祝其先塋 新鄉者已立碑尊之

族至武略將軍章顯章三 又繼腸仕室豕 被寵命而先榮
在城武者碑未之立視衛若欠事故有 請余慨中原大夫上

家經兵燹譜亡入皇元 十有餘年仕 外者祿養 必思

先榮之碑至於國有贈典則紀載恐後彼為 孫者之心豈為

已榮過而作乎誠以先祖之 賴其後 積德行善始

後人 食 惠忍使之不傳歟 長幼之序親疎之別咸於此

有考其為 太史

時宜不 廼 而銘之曰慕容 居宋郊惟樂中土以

爾後 及武略福澤所鍾 瞻先隴松柏鬱鬱彼衛之支匪

各是均先德是齊 幸無越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元贈中憲大夫張公墓碑 元明善

亞中大夫兩淮都轉運鹽使張君既護 其母太君之柩歸成武

遣其子大都護府掾晉告其友御史中丞王公毅曰茲卜吉今

年三月將葬先公於法得樹石紀世紀 石必篤於文者足傳永

遠而元翰林我友也尙圖之中丞借 焉事挾來以請明善於

中丞於運使兩不得謝不能謹按其 曰公諱成世為濟寧之

虞城人考諱平嘗仕金為大河埽軍 河決害兩埽民有防塞

功民其頌之金滅北徙豐徙雲內徙 與徙奉聖徙懷來數年

圖歸虞城三遷至成武依母黨遂為 人春秋六十有四卒歲

甲寅之五月十有七日也妣孟夫人 教有家範教子一必於

言立於一門而化逮於族婦夫婦皆北遷徙備嘗艱苦及至

長卒既殯諸子林曰而張氏世葬虞城大義里必葬而父於是

林歸求大義里不可復葬西得地待窆望乃克葬使林居虞

後林卒人曰哀必傷其母孟夫人哭之曰而死天也吾天子

怨政淚爾如何奚益遂不哭春秋九士有三卒十二月二十三

日也合葬待賓之墓二子長卽林次卽公公瓊茂尙賢不出一

妄語其應世也不諳貴人不狎迺子唯怨唯恭少老一致幼躬

敏執日以饒羨或窘不能自濟輒輸厥有濟之貸母錢者或子

與母等審不能償卽舉券於火嗜德狗義以訖於終疾病戒諸

子曰虞城先罷兄之息質克守茲成也業自父母手創善食

曹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碑文

聖

其間以生脫死吾魂魄亦不忍它而葬於於是卒於乙未二月

二十二日春秋六十有七後十有八年卒於大四年用子恩制

贈中憲大夫中書兵部侍郎上騎都尉河郡伯夫人魚臺趙

氏婦德婦工甚與方公宜封清河郡太君甲寅正月四日卒於

京師春秋八十有三合葬成武之小房田一時乙卯之三月甲子

也葬禮始與公男子四人長曰孜卽運使次敏政敏運使由江

浙行省都事入爲戶部主事中華省左副都事遷員外郎恭議

樞密院事戶部侍郎出使兩淮靜重廉畏有制劇才奕奕大用

而爲太君衰三年唯祭事得白云女子一入適孟氏男孫十人

虞泰晉升恒益復煥頤鼎女孫十三人皆通合族乃爲銘銘曰

維昔之微我道不卑維今之暉世德不遠彼務高壽以走時妍
突而飛天墜而沉淵顧我於田我後爾先爾我之謙我亦女憐
呼嗟乎公孰謂不逢弗甯於躬生榮則同孰克有子誕受帝祉
旣溥旣將駿惠益彰高閔揚揚邑里之光言邁房里里有公墳
瘞德永存存則道尊蕭蕭白楊亦有楸松翁仲是守百祀其從
胡爲乎詩慰子孝思庸詔來者式是法辭

閻公京觀勒功碑

明 呂封齊

天啟壬戌夏五月白蓮妖寇起吾克之屬邑勢猖甚緣世承平
久神奸簧鼓氓萌惑邪說而洵從無論聲應且克以外卽鉅鄆
曹濮之交人已不知其聚無筭驅村掃落燄旣炎炎於是時也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聖

鄆立破鉅屢攻屠民奪險而踞志未嘗不且夕長驅逞也軍門
卽業已命將尙莫雌雄尙微神武立撲岌岌已且也克西轄千
數百里然故無兵賴我閻公智勇忠亮義激一時縱發俄稱雄
旌旗頓改色一毅然親征遂悉搗巢寨大勦諸賊於武安安興
之間於是乎兩地皆紀成勞立京觀而安興吾鉅西鄙也公旗
幟之建在焉其目擊心沁於吾鉅之士民功尤烈邑令方侯與
閻境人士曷禁其稱祝無疆之思是有祠事屬不佞以碑竊惟
此一役也保克西實以奠全齊熄始然實以逸獻馘厥後鄒滕
之路布闕下之奏膚非此蚤落其膽奪其魄夫寧渠能是閻公
之功冠二東之功真社稷之衛也國家威稜使盡得震疊如我

公疆場豈顧問哉柱石具瞻鍾彝不朽舍吾公其誰銘其可已
送爲之銘銘曰皇興龔泰妖孽潛萌叛起晏安邪說煽惑景附
響應東海狂瀾禍中自竟鄆破鉅攻焚劫肆殘比壤寨拔所向
虎噬豈曰蟻攢令下軍門大兵未集疇當踞盤燎原弗戢張燄
若何滔天其漫天錫岱宗有偉克西親征桓桓營駐鉅郊鉞飛
鄆鄙殲戮幾殫鄆鄙伊何武安萬寇籍腦塗肝鉅郊伊何安輿
極目劔赤燐寒文武間公百城一劔金甌以完蠢彼鄒滕折衝
挫銳誰當其難膚功奏捷循袖挈領克西則冠追崇顯烈昭庸
示鑒厥有京觀更生億姓敢忘大德永譽聲躡帝佑皇明生此
碩輔安攘示端於萬斯年祝頌瞻仰曰今范韓載筆用銘銘於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四

貞石旂常並看

趙侯平寇碑

田 峨

我國家承平日久海內恬熙人不知兵荷鍾之民弗克荷戈操
觚之士鮮能操弧卽輦上諸君子飾口文事而羞稱武備頗年
以來草野之氓無知而聚嘯山林者蠢蠢思動卽我東土家絃
誦戶禮樂素沐聖澤者亦且惑於佛事妄言彌勒出世一時男
婦蟻聚蜂擁不下數十千人吾邑與鄆實當其衝蓋以邑久之
長吏彼此推諉實釀成之也我侯以明進士起家爲鄆縣令治
行超卓復擢鉅野下車甫三日遂丁其亂侯毅然身任之日夜
拮据其事爲緝城爲募兵爲聚餉繕戎器嚴奸宄種種妙筭奇

談未易更僕數大都皆其才之所優氣之所鼓識力之所周皆實心之所措當以故士民景從一呼百應不旬日而諸務畢辦緝城城緝募兵兵足聚餉餉足傾欵轉爲金湯奮臂之衆無枵腹之虞矣賊知我有備舍鉅而先鄆以恐嚇我侯侯益憤怒備益密於夏五月之十有四日賊率衆來攻自辰至未侯於城上手刃一人射殺三人衆各奮勇斬獲數百級賊遂披靡解圍去矣嗣是連日攻圍如前斬獲復如前數賊爲膽落而城中之氣愈壯壯者任干戈親捍禦老弱亦爲運矢石卽婦人女子皆簞食壺漿以相餉皆我侯先勞有以鼓動之也卒之鄆破而吾邑全矣絕蔓延以保孤城邑之父老子弟尸祝我侯者萬口爲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望

碑此不肖父子兄弟親在行間所目覩而稔知者卽總撫按三臺疏中所謂識見過人膽氣過人才力過人豈虛語哉以我侯之識見膽氣才力又出之實心以運事天下何事不就浸假而爲天子仗鉞邊郵握符樞要廓清海內得復享太平將拭目望矣猥云吾東土哉猥云吾鉅邑哉

平妖報功祠碑

葛應斗

鉅民就安興築京觀紀一時所爲平妖大捷功旣惟是大中丞趙公之命迺克西道閻公手筆勒京觀紀事語則一惟大中丞趙公是推本大哉仁人績必原所自於乎苟爲必原所自鉅民知所以報功矣廣憲旨昭協忠答鴻慈永駿烈集四善也在斯

舉矣克地妖寇一變滔天巨測萬靈岌岌何托命之敢知首賴
大中承趙公猷壯元老爲羣公授策爲二東再生亟蒙濟南道
曹公誠激同體爲前箸立借爲率然若神肆荷克西道同公忠
鼓戰陳爲一殲萬寇爲奏捷首功是有郡太守孫公備周闔屬
爲神武布昭爲元機攝制是獲我邑侯趙公志伸捍圍爲再攻
捷却爲四境解懸皇皇哉五公天五辰也互司斗柄用掃攬搶
五公地五嶽也互作鎮維克宏莫麗是何論此一特卽千秋百
世而下鉅民凡嗣續報功庸或諉哉妖後殲安與其數多故京
觀立安興妖始挫環攻其功烈故祠事建城南偉矣城南此一
舉也是今令方侯之勝舉固闔境士民之輿情方侯知政要矣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巽

敬勒貞石恭拜稽首以銘銘曰時嬉邪煽海天爲昏蹲雄虎負
進猛狼奔載驚北極寧翅東藩不有奇碩孰慰至尊彰武趙公
有嚴節鉞側怛軫民赫焉怒髮將雨謀雲指示縱發爰俾監司
鉅殄猖獗彼急猖獗長洲曹公言念克西用拯有顛援旦夕赴
決帷幄中八拜西嚮千載民喪肆我閩公丹忱渥赭殺氣嵩高
一劍躍馬萬寇立殲俘馘蔽野果副綸褒登壇大雅是邁名守
闔屬所盱神機廟筭孫公海虞滕功後捷鉅寇先誅厥惟重鎮
獲此卷膚是愜精忠晉陽趙父靡辜匪躬張皇我武一攻摧鋒
再攻遁虜後勁自茲鉅允安堵乾坤俛仰亂定逾時鉅早貼枕
五公所貽帝紆東顧岱冥四維有庸鐘鼎有鏤黔黎更生黔黎

言鑠之威此罔極曷其輸之僉謀銘勒方侯俞之應萬斯年
免併書之

平寇祠碑

路迎

嘉靖丁未實我聖天子臨御之二十有六年也於時禮備樂和
風清俗美海內有於變之風焉時則大中丞沅溪何公拊循東
主激揚發掄務持大體民咸賴之忽有懷州妖人楊惠潛來山
泉曹濮間倡白蓮教與其徒妖僧會金善呪符水托言能驅鬼
六煽惑愚民如商大常田贊輩數百人往往亦附焉是年三月
十三日楊惠等意在不逞敢行稱亂乃裂裙爲旗結袪爲蓋馳
馬試劍劫擄於鉅野焚燒廬舍搶擄人財禍延於汶上馬村集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七

流至單父之境謝漢家漢亦結社之友適遇千戶朱武臣巡捕
之兵惠等爲兩翼以衝之我軍少失利旣而邳州王鎮撫希文

督警踰河與戰死之於是賊勢益張人心愈懼所司飛報至省

事丞何公遂召三司及郡邑長貳謂救焚拯溺勢不可緩乃檄

各路兵司以兵至乃檄藩司糧道以糧從乃檄郡邑長貳以城

備卽日遂行戊寅至單至之日各道兵糧官屬亦咸至公乃開

誠布公宣威耀武嚴禁奸細招納順降諭其屬曰豎子弄兵勢

西易與困獸思鬪事在當防戰守之宜隨地早備慮其南踰於

河也命憲副饒公思聰憲僉王公暉主之慮其東突於徐也命

憲僉孟公淮楊公時秀主之慮其西跳於曹也命憲副張公九

欽憲僉李公嵩主之慮其北竄於濟也命少叅吳公嘉會憲僉
徐公鶴齡主之其供億之需芻糧之筭則屬之右轄駱公顯大
叅韓公威其功過之紀刑名之鞠則屬之大叅應公楨規畫旣
一刑牲誓衆將往攻之賊惠遂自持大刀驅督徒黨數與官兵
角於時我軍小却公復重立賞格嚴申軍法按劍而怒奮欲親
擣會克守曹公亨督兵亦至於是各路之兵四面交攻旌旗蔽
目炮鼓喧天賊屢出戰屢挫官兵愈奮前賊皆退藏於林莽之
間咸相尤怨謂驅鬼兵喫法水之說安在哉惠但俛首長歎而
已裔從之徒始悟爲彼所惑遂思逃計是夜三鼓賊率衆而西
官兵尾之至曹南李家村圍聚室內我兵矢石雨下及縱火攻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哭

之惠攜其妾投火而死商大常等俱爲鋒刃所斃焚燒死者殆
近千人生獲男子八百有奇婦女半之會金未至漢所誤入北
謝氏爲所執下獄先死謝漢爲萊蕪令陳君甘雨麾下奮勇搗
獲田贊等皆生就拘執凱旋之日公乃策勲飲至賞賚官軍之
用命者有差礫漢等於市梟以示衆爲壇以弔陣亡之士仍厚
恤其家縱釋裔從歸還婦女是時魯地之民脫水火之厄得就
衽席無老幼無大小無不歡聲如雷舉手加額願公等上壽躋
上卿以爲活萬人之報也綴文之士乃相與歌頌之謂歌頌不
足以示遠也又相與祠祀之謂祠祀不足以垂久也托文章以
示思相與詰汶丐言以紀之予聞古之大臣身任天下之重或

大功定大難必其才與誠合智與勇兼者能之公自妖賊僭
之日至將兵勦平之時僅二十九日也成功速於掣電擒賊易
於摧枯名震兩曹威懾魯宋忠足以體國誠足以動物才足以
應變勇足以兼人智足以防奸威足以克愛義足以正法仁足
以理枉一舉而衆善悉有非公之才且賢而能如是乎語稱有
大功德於民者祀能禦大災患者祀公之德威舉魯國之民皆
欲肖像以祀之單父之民劉井輩先爲之者本其成功之地也
公名鰲字巨卿沅溪其號也今由中丞轉總漕晉刑侍將來秉
銓衝掌絲綸海內民庶蒙其澤者又將天下祀之百世祀之因
不止於一方一時已也庸書以俟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碑文

吳

墓志表

李仲通墓志銘

宋程顥

予友李君仲通諱敏之世居北燕高祖避兵南徙今爲濮人丞
相文定公廸乃其世父也曾祖令恂祖戶皆以丞相故贈太師
尙書令考遜用子貴贈吏部尙書仲通生而有賢資端厚仁恕
見於孩提之時舉動齊整不妄言笑燕居終日泊然而無惰容
望之者皆知其君子人矣與人言無隱情惟聞人之過則未嘗
出口居貧守約裕如也性好古博覽羣書尤精於春秋詩易其
後所得殊爲高深方勇厲自進不幸短命惜夫未見其止也死
之年纔三十矣仲通之德蓋完於天成孝友之性尤稱絕異侍

或夫人疾衣不解帶者累月及居喪哀毀過甚中外數百日
變下信人無間言而羣聚從居賊獲使令者衆雖馭之過嚴不
能使之無犯惟偶爲仲通所責則其人必慚恨累日痛自責罵
及仲通之死讎之人無賢不肖皆失聲痛惜或爲隕涕非至誠
及物其能有是乎仲通外甚和易遇物如恐傷之及其出辭氣
當視爲則莊厲果斷不可以非義回屈始用蔭補郊社齋郎調
處州瑞金縣主簿會劇賊戴小八攻害數邑朝廷患之命御史
督視仲通時承尉乏與其令謀曰劉石鵠石門羅姓者皆健賊
捕之累年矣小八不能連二盜以自張吾知其無能爲也當說
使自劾則賊爲不足破矣乃遣人諭二盜皆曰我服李君仁信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李

久矣願爲之死然召我亦有以有信乎仲通卽以其符誥與之
且約曰某日當以甲二百來見我於邑中衆皆恐懼仲通曰彼
欲爲惡雖不召將至且吾信於邑人彼亦吾人也何憚乎乃將
二盜與之周旋率得其伍遂斬小八盡平其黨朝廷嘉之遷衛
尉寺丞仍陞一任御史用聞者言將誅劉羅二黨仲通以爲失
信不義抗論甚力久之自言於朝請目其功廢以冗職可絕後
患書奏不報其羅姓者果復爲害遷仲通於江寧邑之舊田稅
不均貧弱受其弊仲通爲法以平之豪猾惡其害已共爲謗語
借勢於上官以搖其事入皆爲仲通危仲通堅處不變未滿歲
而所均者萬七千室事業雖百未一施概是二節則高明之見

剛勇之氣發於事者亦可知已仲通以治平三年五月終於家
熙寧七年二月庚寅薨於濮州鄆城縣遺直鄉之先塋夫人王
氏祔焉夫人太子中舍果之女賢慧靖淑雅有法度及寡居
自晦重素衣食以終身焉蓋後仲通六年而亡仲通銘曰二
氣交運兮五行順施剛柔雜操兮美惡不齊稟生之類兮偏駁
其宜有鍾粹美兮會元之期聖雖可學兮所貴者資便儼峻厲
兮去道遠而展矣仲通兮賦材特奇進復甚勇兮其造可知德
可完兮命何虧秀而不實聖所悲孰能使我無媿辭後欲有考
觀銘詩

朝請大夫李公墓碣銘

朱熹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五

右朝請大夫李公諱鎮字伯玉濟州鉅野人故駕部郎中贈太
子少傅諱景山之曾孫朝請大夫贈少師諱瑑之孫而參知政
事贈太師諱邴之嗣子也公之家自少傅之第四子樂靜先生
諱昭玘者學於高郵孫公覺眉山蘓公軾之門文甚高而廉靜
樂道不求人知仕元祐及建中靖國中爲起居舍人至太師公
遂以文字行中朝有重名於政宣之間及參建炎大政又以忠
節爲詔所褒退而老於江海之上餘二十年當世益高仰之公
生有奇質警悟絕人年十二三時賦盆池詩有疑於月相吞之
句故相何臬一見嗟賞旣長益自植立務記覽爲詞章其言輿
雅覩深有非一時文士所及者而深自閉匿惟恐人之或知也

性至孝事太師公及母和國夫人油油翼翼無故未嘗輒去左右雖近出數里必取期以還少以父任補承務郎監南嶽廟差克福建路轉運司幹辦公事再除轉運司主管文字公以去親遠不欲行太師公強遣之至官竟不一歲兩易主管敦宗院以歸未幾丁內外艱服除連丐宗官舊秩及爲崇道祠官退處於家不復有仕進意蓋方是時秦丞相檜當國猜暴叵測故大家族一罹飛語無不糜碎公雖棲遲冗散猶懼不得脫於是益務潛晦息絕交遊雖親戚少見其面如是累年人亦莫測其意也買園居第之東結廬種樹翛然其閒自號萬如居士而爲之傳其詞曰居士少知讀書通訓詁不能洽浹如當世儒者然亦無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五

所不讀其於授受必以義接物必以誠選情直行不屑毀譽雖仕宦連蹇不遂視一時儕輩官尊祿厚而不肯一動其心爲敦宗凡三十年官不易而家益貧常誦其先訓曰與其有求於人曷若無欲於己與其使人可賤不若以賤自安以是當官及家居未嘗求人知而人之知之者常出於意外少慕阮思曠尙子平之爲人旣孤買宅東隙地僅五畝爲屋數楹植花數十本竹百箇而置常所閱書數十卷朝夕徜徉於其間雖金石絲竹之音姬媵環珥之飾車馬旌旗之列五鼎方丈之食不以易其樂性懶甚不喜爲文酒酣興發時爲詩以舒懷至其任意擊節慷慨曰以爲末後千古人性謹密而胸次蕭然無所適莫顧不喜

與俗子語稠人廣坐或終日不交一談而藜杖幅巾率然乘輿
訪高人勝士於閑暇時談世外法至或忘歸問問祖師西來意
旨僅識其趣不能悟解也其胸懷本趣蓋如此然知公者猶以
爲文不足而實有餘也秦丞相死衆賢稍稍登用丞相陳魯公
雅知公推挽甚力而不能致乃自以爲通判福州事而公已病
矣連帥汪公應辰亦知公賢禮敬之且不欲煩以事公曰食焉
而息其事豈吾心哉力請得復奉祠以歸居二年而卒時年五
十有六隆興二年十二月某日也公娶趙氏寶文閣待制思誠
之女再娶馬氏中大夫安仁之女皆封宜人子男二人諫承務
郎爽慧秀發年甫十三而讀書作文有兼人之功公奇愛之不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七

幸早卒公哭之哀久而不能平也訥今爲從事郎福州長樂縣
主簿女四人其壻右通直郎徐樗文林郎劉琬進士周庭實承
信郎陳時可孫男一人啟宗將仕郎始公墓太師公泉州南安
縣石鼓山而指其北百餘步曰此吾之所歸也卒之明年三月
某日訥奉公柩藏焉又集公所爲文十卷梅百詠一編藏於家
熹之先君子太史公嘗獲從太師公遊而辱知焉及熹試吏泉
之屬邑又得拜公函丈每自事府下退輒詣公公必爲置酒留
連竟日論說古今商略文字皆極其趣下至吏道物情利病纖
悉亦無不盡至於有所難言則其悼歎閔惻之情未嘗不鬱然
見於眉睫之間熹以是知公非直無意於世者意公猶且進

有爲也後三十年再至溫陵而拜公墓則其木拱矣俯仰今昔爲之流涕蓋不惟荒烟野草之悲亦以重歎公之終不遇也於是訥狀公行來請銘熹不得辭乃爲銘曰右史之德沖靖淵默大師之文泐爲忠勲公承厥家克篤其慶惟德與文旣積而盛胡不逢遇達於事功浩其永歸闕此幽宮萬如之篇公實自贊銘以昭之不遐有歎

晁君成墓誌

黃庭堅

君成晁氏事親孝恭人不聞於其兄弟之言與人交其不崖異可親其有所不爲可畏喜賓客平生不絕酒尤安樂於山林川澤之間一世所願治生諧偶入仕遇合蓋未嘗以經意生二十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五

五年乃舉進士得官從仕二十三年然後得著作佐郎四十有七以歿君成處陰匿跡家居未嘗說吏及爲吏極事事不有便民上書論列甚武爲上虞令以憂去民挽其舟至數日不得行使者任君成按事并使刺其僚君成不撓於法不欺其僚盡心於所委不爲之作蒿矢也仕宦類如此故不達少時以謁宋景文公景文稱美之晚獨好詩時出奇以自見觀古人得失閱世艱勤及其所得意一用詩爲囊橐熙寧乙卯在京師病臥昭得坊呻吟皆詩其子補之榻前抄得比終略成四十篇蜀人蘇軾子瞻論其詩曰清源深靜如其爲人濮陽杜純孝錫狀曰哭君成者無不盡之哀皆知名長者也子瞻名重天下孝錫行已有

耻其於兄弟交遊有古人難補之又好不朽事其文章有漢間
風味於是可望以名世君成之後殆其興乎故論譏其世出游
居婚宦使後有考銘詩以嘉其志願而不哀其逢君成字也名
某晁氏世載遠矣而中微有諱迥者事某陵爲翰林學承旨以
太子少保致仕謚文元生子執政開封晁氏始顯君成曾王父
諱迥贈刑部侍郎王父諱宗簡贈吏部尙書父諱仲偃戶部員
外郎刑部親文元母弟也夫人楊氏生一男則補之女嫁某官
張元弼進士柴一作助賈碩陳琦三幼在室補之以元豐甲子
十月乙酉葬君成於濟州任城之呂原其詩曰不凜雪以娉清
不關墮以徒汙林麓江湖魚鳥與爲徒通邑大都冠蓋與同衢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五

制行不踰人謂我愚人爭也人爲我非夫彼棄也吾趨彼汲汲
也吾有餘浮沉兮孔樂壽考兮不忤高明兮悠長忽勢兮不可
作河濁兮濟清任邱兮佳城御風驂雲好游兮如平生深身中
廣其四旁可置守俾無有壞傷植松柏兮茂好封爾後之人
鄧先生墓表

晁補之

孔子曰舉逸民而天下歸心焉孔子之所謂逸民者必若夷齊
若少連七人其行有當於聖之事者迺素隱無述則孔子不與
沮溺子路能非荷蓀矣此學者之所誦而識也自漢聘樊英如
待神明至竟無尤異故李固以謂處士純益虛名無益於用然
厥後益衰士一切趨利遂往不返夫安得如古作者而言之惟

夫行已有恥惡衣惡食而不恥而知違患之當遠也猶足以捄俗壞故范曄因固論而極之日後進希之以成名世主禮之以得衆原其無用亦所以爲用有味乎斯言也而吾里鄧君異乎是昔魯黔婁先生不干世生無以養死覆以布衾而其妻以爲有餘於富貴嗟夫鄧君其殆庶幾先生之遺風乎君諱御夫字從義濟州鉅野人幼辛苦讀書嘗試太學異等蚤爲司空平章事呂公所知而性薄榮利方壯則褫舉子服去布裘芒屨犯晨夜身自立作以供祭祀仁鄰里而退甘其菲如食五鼎非農圃入不以易所無亦難矣平居頽然順靜望其貌知有道者與鄉人言老者以慈愛幼者以孝悌屢里工黜以勤儉不欺故人慕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五

交之或就評曲直皆滿意慷慨尙義急難必赴身結茅北郭水濱牛羊鳧雁之所牧集蒲柳翦然下窺如墜谷有石几丹墨作老子注寒暑易節乃一再出吳人頃傳見之心服書其石几云昔見河上公今見濠上翁姓名字時異道德經解同辭雖俚然實事也又作農歷一百二十卷言耕織芻牧與九種執養生備荒之事較齊民要術尤密州守王子韶爲鑄其書朝廷請頒之不報乃棄家入廬山學釋氏說將老焉會得疾其家強之歸有詩三百篇皆蕭散方外言也無幾何卒大觀元年正月十六日也享年七十有六有子二人長曰洵次曰洵能守其業以是年

二月初九日塋於鉅野縣宋善村龜山之原女三人長適鄉貢

進士高處約次適右侍禁張寬次適鄉貢進士程延禧將亡一
夕過所與遊呂夙論死生之際曰吾去矣呂莫知其故是夕呂
復夢之言塵累未盡今當至蜀都爲一富家子呂恒寤馳候之
殂矣死生聖人難言此非補之所能知然觀羊祜探環事世固
有於此不昧者銘曰孟子論君子之行不同也而曰歸潔其身
而已矣大哉潔乎惟君平生潔則有餘以是銘君亦忱不誣

李鴻臚墓志銘

明 葉廷秀

吾濮李北山先生於先祖古河爲舅氏予因與今兩文學浦鶴
汀漁昆仲及孝廉石林親而友焉間悽然道故始得聞鴻臚公
并蘓孺人行誼家世之大略或質諸李氏族識僉同口心儀之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七

久矣茲孺人繼逝其子孫且以墓石藉予垂涕而手其狀知狀
之出於仁而匪誣也雖生平不敢以文字輕假人而此其不容
已矣按李公名業字華甫朴齋其號也先世湖廣監利縣人國
初襲授楚府護衛總旗永樂歲移置山東東昌衛尋改濮州備
禦所軍籍因家焉始祖文益生敬祖敬祖生通通生愿忠愿忠
生海海生贈尙寶司司丞鑑鑑生尙寶司少卿先芳初少卿公
有子如橋聘許氏女蚤折許女在閨聞訃不食死少卿公哀其
烈而合葬之少卿弟趙府審理同芳生如杜如杜生公公以次
子過嗣如橋少卿公於是乎有孫時少卿公以詩名主海內盟
公十齡卽能詩十四齡補郡庠爲之擇配聞郡尙書穀原公孫

庠生豪女素嫻女訓乃以歸公後以例授鴻臚寺序班習少卿
教傳洽羣書爲詩有清平閣漫稿與東阿大學士于穀峯臨邑
邢子愿同府傅金沙二侍御往來結社可謂有祖風矣會少卿
耄而廢視公侍左右惟謹食必親奉藥必親嘗孺人佐之羹飯
必手調以進且求婦人有乳者以飲之夫婦備極承順而少卿
公於是乎真有孫及孫婦矣比少卿公故外難狎至公度刀不
支而避居於外孺人謀之祖姑任氏不惜罄奩資爲求安計公
始獲歸而菑少卿公家業蕭條推食饜兒者十餘年公亦故孺
人哀毀不欲生祖姑勸諭哀切乃哭奠茹齋三年如一日未幾
遭祖姑喪亦如之孺人賢而知禮可謂佩行家教矣孺人性正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庚

慈寧甘淡泊以厚兩子之衣食其戒子每追叙未亡流涕沾衣
所以兩文學君相繼入庠棣棣文行有孫方薦賢書嶷嶷國珍
孺人顏有喜而曰庶可以報鴻臚公矣公享年僅三十六歲孺
人享年六十六歲於某年某月某日合葬祖塋云葉氏廷秀曰
家道之興豈不在人哉鴻臚爲少卿後而世其聲蘓孺人爲鴻
臚婦而諧其德李氏女烈母儀萃於一門而今子孝孫順復集
於一庭予親見其盡禮於祠堂與竭哀於子喪者兄而及弟孫
而及孫皆古人所難而今易之鴻臚公於是有子孫矣只此盛
而彰彰而可傳百世之下觀茲志者可以興焉是宜銘銘曰孰
謂其數孰豐其祐皆天行之自然而不可誣夫婦安然歸黃土

不朽德音自萬古

贈通奉大夫劉公墓志銘

國朝 陳世倌

乾修

年

尚澤在籍終養劉學士

將合塋其先考

誥贈通

奉大夫內閣學士兼禮部侍郎宗泗公暨 誥贈太夫人前妣

張氏 誥封太夫人妣張氏於某山之原先於十九年冬遣使

齋行狀請余文以銘遂道之石余昔奉 命督修闕里聖廟寓

山左有年凡齊魯曹滕賢士大夫畜道德而能文章者靡不心

儀向往存者願與之講道義沒者更樂得其嘉言懿行筆之簡

冊以傳於後故誌傳銘誄雖自知其不文而不敢辭若贈公可

謂畜道德能文章者歟按狀贈公諱澄清宗泗其字系出彭城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堯

爲南華房世居於曹唐時已有顯人明末有廩生諱捷者嫻聯

魯藩賜藩府教授冠帶於贈公爲大父無子以兄子諱拱辰爲

嗣是爲贈公父以孫貴贈如其官子四贈公其仲也生有異稟

解悟過人孩提時卽通知孝弟大義比成人事親竭盡子職母

袁太夫人老而失明溫清膳修無幾微或間偶外出歸必詳問

厨婢侍者以叅驗母意之懽悅與否叔某老病無嗣迎養而死

塋之一兄兩弟雖異居飲食必與共撫兄弟子如所生爲娶妻

置產不少恡讀書沉潛刻苦不有所得不已爲文獨闢谿徑以

闡明聖賢義蘊爲宗食餼後屢試冠其儕輩五應鄉試薦而報

罷年七十乃以 恩例貢成均云贈公邃於經學而躬行實踐

以證諸心所自得著有四書集說毛詩說皆足羽翼經傳終日
閉關靜坐於外務泊然一無所嗜其教人必本於明倫敬身尤
醇淳以行已有恥爲第一義四方士子之嚮正學敦品節者不
問而知爲贈公弟子接物一出於誠鄉黨化之有小失輒相戒
曰何可令正人見教子最以不失赤子心其言曰族人憂見痴
吾謂寧失於痴尙存人禽界限嗚呼是豈非畜道德能文章者
哉贈公彌留際以生未出仕擯非分之服不用正襟危坐誦曾
子得正而斃之言是其養克力完神明堅定不愧古聖賢之存
順沒寧者亦可以徵其所得力已原配張太夫人早卒繼配張
太夫人學士所自出也學士少失怙太夫人以慈母兼父師訓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卒

子嚴毅不少假借每援贈公存赤子心之言規其子迨子官禁
闈贊絲綸 天章寵錫賚予駢蕃顯榮褒大太夫人躬被之視

歐陽之母有加歐陽所謂積善成德宜享其隆者於太夫人尤
信贈公生於順治元年六月二十五日卒於康熙五十六年七
月十二日享年七十有四前張太夫人卒年四十七繼張太夫
人生於康熙六年十一月十三日卒於乾隆十九年正月十三
日享年八十有八男一藻由博學宏詞官翰林今爲內閣學士
兼禮部侍郎孫三本木林本諸生銘曰佳城鬱鬱喬水蒼蒼彰
城苗裔世緒彌昌贈公承之有聲膠庠道德文章矩矱鄉邦謂
宜顯榮厥宗以亢時之罕逢壽考是望齋志而沒何報之爽匪

報之爽天道有常積之也厚流之也光叅贊密勿後嗣之祥彤
管有焯母道聿彰勒諸墜石奕禩弗忘

富陽縣知縣朱君墓誌銘

劉藻

明之末造流寇猖獗蹂躪畿輔僞使馳檄旁午從風而靡時副
使朱公備兵大名罵賊斬使抗節不屈卒以身殉朝廷贈卹賜
忠烈謚宗之祀百餘年如一日婦人孺子能道之公單人也忠
孝之澤詒世滋大子孫克象厥賢以聞於後而富陽令君實公
會長孫令君雅不好弄長而劬志典籍習爲帖括業振筆有忠
烈風年十四補學官弟子令君生三月而孤痛贈君早背勵志
篤辛求所以不沒贈君者飭躬砥節養而克之內外完好居常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全

講經濟學必期於實用及出爲吏其政治與素所誦議無絲髮
齟齬者雍正元年由新泰教諭授例授元氏知縣旋改閩之順
昌又奉命改官於浙歷署武義德清兩縣後調杭之富陽九
年入見奉旨實授次年以督臣附薦特旨予卓異註冊

君初拒富陽有獄囚寃聲振狴犴詢之爲錢廣兒廣兒故丐者
值盜劫前令捕正犯逾限弗獲吏乃賄廣等七人使誣服君廉
其實遽白之上官上官怒反覆限月內不結必劾黜君曰罷官
事小殺無辜事大竟行其志後果得主名上官嘉君能邑人交
賀君孝友出至性事嫡母徐孺人生母劉孺人備盡子職念少
不見贈君事兩叔父如子事父姊子歸家城武君問遺之使相

望分甘均旨如未歸時纂次爾孺人節孝狀得聞於朝賜坊金旌表君卜建坊忠烈祠側未卽工而君病彌留際猶諄諄及此云君淡於榮利未仕時治別業於城北引流種竹雜植花木將謁選觴花竹與約曰汝待吾歸吾待若蕃殖比游宦未十年於乙卯歲卽引疾歸勝向所治別業曰待園素嗜菊蒔之成畹日集四方勝侶嘯詠其中君諱永齡字眉子生於康熙十五年之十一月於乾隆十年十月得疾以卒享年七十鄉謚孝穆先生配孺人張氏男子一襄卽用縣丞男孫一象乾女子八女孫二皆嬪方雅族君少席忠烈之遺聞望卓然推康濟才而未究其用所交遊如李敏達喬司寇許中丞咸建節鉞矣君尙屈爲令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奎

諸公已示之意爲推轂君竟去銘曰勅紀於家施翦翦也載沛諸吏能蹇蹇也友胥膺仕衆方趨於贊也弗顧藉以行不脂以竟也繩武燾後忠烈有燁也有待者園歸乃蕙也銘石不泐考祓馘也

劉君墓志銘

周玉章

君諱家瑞姓劉氏居鉅野龍堍之北爲其邑望族君積學累行補弟子員食旣廩惟鄉薦屢困於有司不得志益精其所業一時名宿心憚之其得以不問生產也內助之力居多孺人陳來歸時值君家道中落艱於補苴乃凜凜以研田之荒是懼屢勉佐之蓋巾幗中之能知大義者余獨於其行狀述家庭三十年

事歎彼賢伉儷之孝行純篤也舅沒則姑老加以心疾食必
哺衣必薰侍寢榻前夫婦更代伺臥起雖喘息呼吸無不知於
是執爨心動出之廁中假寐神驚扶之牀下痛哉痛哉母子相
依爲命佳兒復倚佳婦如左右手綢繆宛轉至今猶可想其情
狀故君生平善行不可僂指數余概不及書亟表其至性過人
爲天倫人紀樹之幟將以厲風教振儒綱則雖賈志以死君其
可以無恨君生康熙十四年月日卒康熙五十九年月日年四
十六歲孺人生康熙十三年月日卒乾隆十八年月日年八十
歲二子少孤大君訓之均有學行長元儒邑增廣生早世次元
修乾隆甲子鄉魁余門下士女一人孫西人銘龍壩北惟舊
曹州府志卷之二十一墓志銘

壙

塋安窀穸藏菁英存磊落沒崢嶸松千尺芝九莖固其安得佳

城利後嗣紀生平

李先生墓表

傅米石

吾師文原先生自臨淮以書抵米石曰吾父之墓以雍正癸卯
吾求夫無夸於辭者表於墓靡踰于米石惶懼汗下不敢辭爲
掇其概書之先生姓李氏諱嗣沆字汝修自號虛菴先世山西
屯留人始祖諱綱遷鉅九世爲公考諱士瑾增廣生與於鄉飲
生三子長嗣晟次嗣弼先生其季也幼學爲文卽已拔出流俗
尤耽蘓氏集學之甚苦年十七補博士弟子餼於校壬子與兄
嗣晟同學拔貢太學大司成徐公元文深器之評其文次長洲

韓奕試京兆被落歸家教授生徒多所開迪庚午舉於鄉年四十六矣兩試禮部弗售絕意仕進爲及門講解經義益該貫淹博所成就甚衆先生隨事體行以古人自待季父丹崖公疾革以幼孤爲託爲竭力護治其家終以成立貧生某逋稅銀爲吏所窘先生傾囊爲代輸三韓陳公攝令篆怒三人欲置之死先生以禱雨會公所言曰祈禱當與恤刑並用三人者遂得釋以數十緡爲先生壽力却之邑令修夫子廟先生倡衆募貲癸未冬捐募食餓者粥力爲多嗚呼吾少聞先生志氣甚遠固將大有爲於世顧終斬一第行誼文章徒以供吾東數郡人士咨嗟稱慕不可爲幸然吾以先生所爲考之令其見用於時其必有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墓志銘

墓

以可追嬾古人者也先生生於順治二年六月六日卒於康熙四十八年十一月一日得年六十有五配劉氏子四長惟一卽吾師文原先生今官臨淮縣知縣次惟祺廩生出嗣次惟允廩生戊子副榜不與貢次惟豫監生女子二孫曾孫若干人

壽陽縣知縣李先生墓表

傅爾德

故壽陽令行取主事李公卒後三十年邑人習帖括業者案頭置公所決擇古今文以爲格式德懼夫公之所以立於身而見於世者後進之士靡所與稽久且以文士概公也會其孫式丹將表公墓德曰是固我宜爲之公諱敦字厚夫先世山西屯留人始祖綱遷鉅野六傳至三省邑庠生三省生耕耕生之華是

爲公大父考悅心邑增生生三子公其次也公少孤與兄敏弟
枚力貧奉母春磨之役兄弟迭執之旁置書卷互易以讀夜則
求神祠香爇中燼餘爲佐爲諸生授徒以給值貧人質女不能
贖大哭公惻然以所得館金畀之鉅令素重公城南柳林沙河
田萬畝有奇許公認墾公謝曰某志不在此康熙甲子舉於鄉
試禮部某公聞公名欲召公爲地公曰此非魯人所爲卒不往
授內閣中書改壽陽縣今年六十餘矣壽陽爲山陝孔道寇蓋
絡繹差役旁午錢糧加耗素重公至勅民以加一封投邑紳民
感公意多言公供給賠累乞仍其舊公執不可正賦不督而集
編審人丁皆按戶親稽里胥無得蒙者民大歡如釋重負富民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墓志銘

奎

某爲僕盜其貲僕訴其誣公訊僕得實或以民富爲疑至欲坐
富民發其金公指天以誓卒論僕如法壽民戴公如父母馬匹
醫藥酒肉果品之屬民間缺乏者輒欸公告乞公輒量予之每
至鄉民爭負肩輿至其村具茶果爲獻公爲講說慈孝睦卹等
事俗益淳訟庭爲虛當是時故相國稽公會筠督晉學而公教
壽民子弟之俊異者親爲選有明及 本朝闈墨房行之屬兩
千有奇捐俸鉅之稽公大嗟賞遂訂交上官傲公攝平定州數
月紳民戴之如壽邑太常陳公珣以辦事勤謹保舉奉 旨行
取赴京以主事用去時民號泣送出境有至二三百里者道出
平定亦如之抵京師以老病乞歸數年卒嗚呼公所學蓋有用

之學也公自少時已負時名人刊其文爲東魯十雋又與於山
至十八雋之目今數十年而十雋十八雋之稱不必皆爲學者
所知公之可不朽於世者不亟爲表著之而執公選文之一節
以爲傳說恐更數十年公之真遂不著於世也公娶馮氏子肇
杜歲貢生女子一孫五式丹監生式拔式由式鉅式岳皆庠生
曾孫十九元孫三以學行著者甚多

撰著書目

山東通志徵唐四庫例分經史子集編次而列
爾雅於子中旣爲失宜且書名亦多錯誤今悉

按原書正之曹以一郡之地典籍無多不必更分經史子
集之類惟以時世爲次係某人所著述者總列於某人之

云下

周孫武孫子十三篇 辛鉞計然子十五卷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撰著書目

亥

孫臏孫子八十九篇 莊周南華經三十三篇

漢孫期詩傳二十八卷又詩訓詁二十七卷

王粲書釋詁四卷又漢末英雄記十卷又文集八卷

仲長統昌言 張匡韓詩章句一卷

魏王弼易註

上下經
六卷

又易略例一卷又論語釋疑三卷又道

德經註一卷又老子指例略二卷又文集五卷

晉卞壺集二卷

南北朝溫子昇永安記三卷又文筆三十五卷

唐王元感書料謬十卷又春秋振滯二十卷又禮繩愆三十

卷 劉晏家譜一卷

五代戚同文孟諸集二十卷

宋王禹偁承明集十卷又小畜集三十卷又建隆遺事一卷

又五代史闕文二十卷 張齊賢洛陽緇紳舊聞記十卷

邢昺論語疏二十卷又爾雅疏上中下十一卷又較定孝經註疏

九卷 戚綸論思集十卷又文集二十卷 柴成務集二

十卷 龐籍天聖編勅三十卷又清風集十卷 張詠集

十卷又語錄四卷皆治蜀專蹟門人李咸所編 李廴集一百卷 穆

修集三卷 李師中文集三卷 晁端友集十卷又別集

一卷端友字君成蘓賦為作序云君之詩清厚靜深如其為人而每篇輒出新意奇語宜為人所共愛而其子

補之於文無所不能博辨俊偉絕人遠甚 晁說之古易

曹州府志卷之二十一 撰者書目

十二卷其書以諸家易及許慎說文等九十五書王其文字且依漢田何本分上下經並十翼通為十二篇

以矯費直王弼之失朱子本義稱之 又論語講義十卷又中庸解一卷又儒

言一卷又客語一卷又景迂集十二卷 晁補之太極傳

因說七卷其自序以為本康節之學又有易元星紀譜易規二書又有傳易堂記述漢以來至宋易學傳

授甚詳 又春秋左氏傳雜論一卷又續楚辭二十卷又雜助

編七十卷 晁詠之崇福集三十五卷詠之以朝請郎奉祠崇福宮故以名

其 又四六集十五卷 晁冲之具茨集三卷 晁載之封

邱集二十卷 晁公武易詁訓傳十八卷又書詁訓傳四

十六卷又詩詁訓傳二十卷又春秋詁訓傳三十卷又中

庸大全一卷又文集六十卷 晁公邁歷代紀年一卷又

經談錄一卷 李昭玘樂靜堂集三十卷 李邴玉堂制

草十卷又雲龕草堂集二十六卷 鄧御夫農歷一百二

十卷 甄棲真還金篇四卷 又名神光子 苗好謙農桑輯要

六卷 龐謙孺白蘋集四卷 燕肅蓮花漏法又海潮圖

一卷 高升帝則二篇 李及之唐君臣龜鑑八十卷

平商挺等五經要語 凡二十類 商琥夷齋文集十卷 王茂

東村野叟詩集

明李秉迂齋奏議又邊防奏稿十卷又歸田集一卷 孔希

禎芻蕘集 秦絃自序年譜 王珣奏稿十卷又南野詩

稿二卷 王崇獻禮記擇言一卷又孫子釋疑一卷又雙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撰著書目 袁

清集三卷 王崇文入蜀稿又兼山遺稿 王崇儉春秋

筆意 曹邦輔性說一卷 朱滄秉忠定議一卷 李先

芳春秋辨疑二卷又漢書註億一百卷又老子本義一卷

又陰符經解一卷又北山全集一百卷又東岱山房稿三

十卷又拾翠軒雜纂四卷 李晟經世通略十卷又六經

舉要十卷 蘇祐三關紀要一卷又三廵集八卷又穀原

詩集八卷又穀原文草十卷又迥旃瑣言又孫吳集解又

法家哀集 桑春春秋微意 蘇濂文集 蘇澹文集

于範康邱集 田嶠田峨荆樹山房集 成明樞三垣諫

疏四卷 何爾健惠文集 葉廷秀孝經註一卷又偶言

四卷又奏稿一卷又詩譚四卷又摘批鶴林玉露一卷

朱廷煥澹居集又增補武林舊事石續庸譚三卷 路可

山燼餘集 武圃功黃石三百言又有五百言又二酉詩集又

五岳詩集 萬惟植詩餘圖譜又南中漫草 楚煙紫芝

堂集

國朝武張聯印心七錄又焚餘集 南洙源鏡人集 朱虛古

今疏又千圍集 何遠書學大指一卷 張彥士小學彙

解又讀史齋疑十卷 趙嗣晉易經彙解四卷 田有邵

文集 盧錫晉尙志誥文述九卷 房毓楠四書困學編

二十卷又校刻程氏讀書分年日程四卷 鄒麗中四書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撰著書目

究

持要 侯勤孝經註又學庸訓詁

雜志

雜志者取曹屬舊事而蒼萃之不復區其正變美惡也然則春秋可入雜志乎曰以文而論則經也固不可以雜例若以事言之則侵伐戰爭善敗錯陳是亦雜而已矣春秋書曹衛事最多皆在今郡地不可以不錄惟左氏文繁概置不載兩漢以後至

國初或名賢軼事或叢說異聞以及事關一方之故者咸爲採摭總曰雜志覽者自應分別觀之也

春秋魯隱公四年衛州吁弑其君完 九月衛人殺州吁于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一

濮 冬十有二月衛人立晉 五年秋衛師入郕 十年

六月辛未取郟

桓公二年夏四月取郟大鼎于宋戊申納于太廟 十有

六年冬十有一月衛侯朔出奔齊

莊公三年春溺會齊師伐衛 五年冬公會齊人宋人陳

人蔡人伐衛 六月春王人子突救衛夏六月衛侯朔入

于衛 十有四年冬單伯會齊侯宋公衛侯鄭伯于鄆

十有五年春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會于鄆 二十有

八年春齊人伐衛衛人及齊人戰衛人敗績

僖公十有三年春秋侵衛 十有五年宋人伐曹 十有

八年冬邢人狄人伐衛 十有九年衛人伐邢 二十有

一年春秋侵衛 二十有五年春衛侯燬滅邢 二十有

八年晉侯侵曹晉侯伐衛三月晉侯入曹執曹伯畀宋人

衛侯出奔楚 衛侯鄭自楚復歸于衛衛元咺出奔晉

晉人執衛侯歸之於京師衛元咺自晉復歸于衛 三十

年秋衛殺其大夫元咺及公子瑕 衛侯鄭歸于衛 三

十有一年春取濟西田冬狄圍衛衛遷于帝邱

文公元年晉侯伐衛 衛人伐晉 十有三年冬狄侵衛

十有五年齊侯伐曹入其郭

宣公三年宋師圍曹 十有四年春衛殺其大夫孔達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雜志

十有八年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

成公六年衛孫良夫帥師侵宋 七年冬衛孫林父出奔

晉 十有四年夏衛孫林父自晉歸于衛

襄公二年衛甯殖侵鄭 十有四年衛侯出奔齊 十有

七年衛石買帥師伐曹 十有九年夏衛孫林父帥師伐

齊 二十有三年秋齊侯伐衛 二十有五年衛侯入于

夷儀 二十有六年春衛甯喜弑其君剽 衛孫林父入

戚以叛 衛侯衍復歸于衛 二十有七年衛殺其大夫

甯喜 衛侯之弟鮒出奔晉 二十有八年夏衛石惡出

奔晉

昭公十有八年夏宋衛陳鄭災

定公七年齊人執衛行人北宮結以侵衛 十有二年衛
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有三年衛公孟彊帥師伐曹 十
有四年衛世子蒯聵出奔宋衛公孟彊出奔鄭

哀公二年晉趙鞅帥師納衛世子蒯聵於戚 三年宋樂

髡帥師伐曹 六年宋向巢帥師伐曹 七年秋宋人圍

曹冬鄭弘駟帥師救曹 八年春宋公入曹以曹伯陽歸

十年衛公孟彊自齊歸于衛

師涓從衛靈公聞鼓琴聲於濮水之上寫而習之靈公之

晉見平公公置酒於施惠之臺酒酣靈公曰今日來聞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雜志

三

新聲請奏之平公曰可卽令師涓坐師曠旁援琴鼓之未
終師曠撫而正之曰此亡國之聲也不可聽平公曰何出
師曠曰師延所作也與紂爲靡靡之樂武王伐紂師延東
走投濮水之中今聞此聲必於濮水之上

曹人或夢衆君子立於社官謀亡曹曹叔振鐸請待公孫
彊許之旦而求其人曹無之戒其子曰我死爾聞公孫彊
爲政必去之及曹伯陽卽位好田弋曹鄙人公孫彊獲白
雁獻且以田弋說之因訪政事大悅有寵使爲司城以聽

政夢者之子乃行彊言霸說於曹伯從之乃背晉而奸宋
宋人伐之晉人不救遂滅曹執曹伯及司城彊以歸殺之

阿谷處女阿谷之隧浣者也孔子南遊過之見女佩瑱而浣謂子貢曰彼浣者其可與言乎抽觴以授子貢曰善爲之辭以觀其志子貢曰我北鄙之人也將南之楚逢天之暑頸乞一飲以伏我心女曰阿谷之隧隱曲之汜欲飲則飲又何問乎受子貢觴迎流而挹之投而棄之從流而挹之滿而溢之跪置沙上曰禮不親授子貢還報其辭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琴去其軫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曰鄉聞子言穆如清風不拂不寤私獲我心有琴無軫願借子調其音女曰我鄙野之人也固陋無心五音不知安能調琴子貢以報孔子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抽絃五兩以授子貢曰爲之辭子貢曰有絃絃五兩吾不敢以當子之身敢置之水浦女曰行客之人嗟然永久分其貲財棄於鄙野吾年甚少何敢受子子不旱去竊有狂夫名之者矣子貢以告孔子曰丘已知之矣斯女達於人情而知禮詩云南有喬木不可休息漢有游女不可求思此之謂也

戰國嚴遂字仲子濮陽人事韓哀侯與韓相俠累有卻訪求
聶政刺殺俠累

荆軻衛人其先齊人徒於衛衛人謂之慶卿軻好讀書擊劍以術說衛元君元君不用其後秦置東郡徙衛元君支屬于野王軻嘗遊過榆次與蓋聶論劍不合後至燕燕大

子丹禮爲上客命西之秦以匕首刺秦王不中死

秦末項梁使項籍與沛公攻城陽屠之西破秦軍濮陽東秦兵入濮陽沛公及籍攻定陶未下去西略地至雍邱大破秦軍項梁起東阿比自定陶再破秦軍

漢曹參從沛公擊秦章邯軍陷陣追至濮陽攻定陶取臨濟其後從攻東郡尉軍破之於成武

樊噲從沛公擊章邯於濮陽攻城先登斬首二十三級後攻東郡守尉於成武卻敵斬首十四級捕虜十六人

周氏濮陽人其名不傳與季布友善布爲楚將時數窘辱漢王漢王定天下購求布千金敢舍匿罪及三族布匿周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五

氏家周氏曰漢購將軍急且至臣家將軍能聽臣言臣敢獻計卽不能願先自到季布許諾乃髡鉗季布衣褐衣置廣柳車中竝家僮數十人之魯朱家所賣之朱家心知是布乃買之而西見滕公爲布言滕公乘間言於上乃赦季布以爲郎中

昌邑王賀聞人聲曰熊視而見大熊左右莫見以問郎中令龔遂遂曰熊山野之獸而來入宮室王獨見之此天戒大王恐宮室將空危亡之象也賀不改悟

丁太后定陶共王妃哀帝母也帝卽位後迎居京師以建

平二年崩帝爲起陵共皇之園送葬定陶貴震山東及王

奔秉政貶號丁姬開其柩尸火出炎四五丈吏卒見
滅乃得入燒燔棺中器物及遣公卿子弟及諸生四夷十
餘萬人操持作具助將作掘其陵二旬皆平時有羣燕數
千啣土投於竈中復令墳冢巍然至晉猶隅阿相承列郭
數周面開重門南門內夾道有崩碑二所後世謂之丁昭
儀墓亦謂之長隧陵

光武建武八年壬辰濟陰盜起遣李通等擊之

黃允字子艾濟陰人以儻才知名郭林宗見而謂曰卿有
絕人之才足成偉器然恐守道不篤將失之矣司徒袁隗

欲爲從女求婚見允歎曰得婿如是足矣允思娶之乃黜

唐州府志

卷之二十三

雜志

六

妻夏侯氏夏侯氏大集賓客數允隱匿穢惡十五事而去
允以此廢於時

楚邱主簿王無有感疾如廁於垣穴中見一人背坐色黑
而壯以爲役夫不之恠也頃之其人廻顧深目巨鼻虎口
烏爪狀貌猙獰謂無有曰盍與子鞋無有驚未及應其人
自穴引手直取其鞋口咀之鞋中血見如食肉狀遂盡之
無有大恐奔告其妻妻不信乃同往觀之無有坐廁其人
又見奪其鞋咀之如前妻亦恐扶無有還他日無有至後
院其人又見語無有曰吾歸汝鞋因投其旁鞋並無傷無
有延巫解禳其人告巫曰王主簿祿盡餘百日壽耳不速

歸死此矣無有遂歸果如期而卒

初平二年秋黑山賊白繞等略東郡曹操引兵入東郡擊白繞於濮陽破之袁紹表操爲東郡太守治東武陽

興平元年呂布攻鄆城不能下西屯濮陽曹操進軍攻之軍敗還鄆城布趨乘氏爲縣人李進所破二年曹操襲

定陶濟陰太守吳資保南城未拔會呂布至又擊破之操攻拔定陶

晉太尉陶侃釣于雷澤得鐵梭掛於壁忽雷雨至化爲龍而

飛去

卞範之字敬祖濟陰宛句人識悟聰敏見美當世大元中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雜志

七

自丹陽丞爲始安太守桓元少與之遊及元爲江州引爲

長史委以心膂之任元將篡亂以範之爲丹陽尹範之與

殷仲文陰撰策命進範之爲征討將軍散騎常侍元僭位

以範之爲侍中班劍二十人進號後將軍封汝臨縣公其

禪詔卽範之文也元旣奢侈無度範之亦盛營館第自謂

佐命元勳深懷矜伐子弟傲慢衆咸嫉之義軍起範之屯

兵覆舟山西爲劉毅所敗隨元西走元又以範之爲尚書

僕射元爲劉毅等所敗左右分散惟範之在側元平斬於

江陵

唐孫奭璞濟陰人爲御醫貞觀十三年從駕幸九成宮三善

谷與魏太師徵鄰夜二鼓廻璞聞喚孫御醫心疑太師命出視見二人曰官喚卽取馬乘之光明如晝行六七里至苜蓿谷見兩人持韓鳳方以行語引廻璞二人曰我所得者是汝錯也宜放之二人卽放廻璞乃循路而還不異平日行處旣至門繫馬入室室內甚明見身眠於牀自知是死倚壁久之忽驚覺身已臥牀上而屋內黑暗無所見喚婦起燃火而廻璞方大汗馬亦汗急遣人覘鳳方果是夜暴死至十七年廻璞奉勅往療齊王佑疾還至洛州孝義驛忽一人問曰君是孫廻璞否我鬼也魏太師有文書追君廻璞視之則鄭公徵署也廻璞驚曰鄭公未死何有此

鬼曰已死矣今爲太陽都錄太監故令召君耳廻璞引坐共食甚歡請曰待還京奏事畢然後應命可乎鬼許之於是晝夜相隨至閭鄉鬼辭曰吾度關待君及廻璞度關而鬼已先至復同行至滋水又曰待君奏事訖相見也可勿食葷辛奏事畢出訪鄭公已薨校其薨日則孝義驛之前日也廻璞以爲必死與家人訣後六七日夜夢前鬼來召引璞上高山山巔有大宮殿入見衆君子迎謂曰此人有大福不可留也卽推璞墮山乃驚悟

曹公李世勤孫敬業則天朝起兵揚州弗克而遁敬業先養一貌類於己者於軍中而寵異之及兵敗擒得所養者

動首以獻而敬業實隱大孤山與同伴數十人削髮爲僧
至天寶初有老僧名住括年九十餘與弟子俱至南嶽衡
山寺訪諸僧居月餘忽集僧徒懺悔殺人罪咎僧徒異而
問之老僧曰汝頗聞有徐敬業乎卽吾身也吾兵敗入山
精勤修道今命將終故來此寺令世人知吾已證第四果
矣因言死期果如期而卒遂葬衡山八
孟海公濟陰人隋大業中起兵據曹州周橋號錄事衆至
數萬見人稱引書史輒殺之唐武德四年爲齊建德所滅
單雄信曹州濟陰人與翟讓友善少驍健能馬上用鎗李
密軍中號飛將偃師失利遂降於王世克署爲大將軍秦
退後東都平斬洛渚上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九

王國東都雄信拒戰鎗幾及王徐世勣呵之曰秦王也遂
中宗朝唐休璟爲相時有僧言多奇中兼善厭勝之術休
璟甚敬之一日謂休璟曰相國將有大禍然可以禳去休
璟卽拜求自免之策僧曰相國當擇人爲曹州刺史使求
二犬高大而神駿者休璟從之果得二犬以獻高數尺而
肥臆厚尺許神駿異常休璟大悅召僧視之僧曰善育之
脫相國之禍者二犬也後旬日僧又至謂休璟曰事在今
夕願嚴爲之備休璟卽留僧共宿是夜休璟坐於堂之前
軒命左右十餘人執兵衛之悚惕不成寐至夜分僧笑謂

休璟曰相國之禍免矣可以就寢休璟喜且謝之遂屏左右與僧聯榻寢焉迨曉僧呼休璟尋其跡至後園見一人仆地而死其頸有血二犬在木下仰視一人袒而匿其上休璟驚且詰之其人泣指死者曰某與彼俱賊也昨夕偕來將致害相國遇此二犬彼爲所噬而死某懼匿於木伺犬去乃逃迨曉終不去今甘死矣休璟召左右縛之僧曰此固當死然非其心也盍釋之休璟卽命解其縛賊拜泣而去

明皇御勤政樓大張音樂羅列百伎時教坊有王大娘者善戴百尺竿竿上施木山狀瀛洲方丈令小兒持絳節出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一

入其間歌舞不輟是時劉晏以神童爲秘書正字年方十歲聰悟過人明皇召入樓中貴妃抱置膝上爲施粉黛加巾櫛明皇問晏曰汝爲正字正得幾字晏曰諸字易正惟朋字未正復令詠王大娘戴竿晏應聲曰樓前百戲競爭新惟有長竿妙入神誰謂綺羅翻有力猶白嫌輕更着人明皇命以牙笏黃袍賜之

德宗建中時李愬爲李納所攻詔劉元佐援涓大破納兵進圍濮州徇濮陽皆下降其守將遂通濮陽津

曲環攻濮州表劉昌裔爲判官昌裔爲環檄李納環上其稱德宗異之後封昌裔爲彭城郡公

李正巳與薛嵩等連結嵩死正巳取曹濮等十五州會發
疽死子納又爲濮徐兗沂海留後以兵會田悅於濮陽
裴用太和中濮州軍吏年六十二病死墓旬日雷震其墓
棺出百步許其家重瘞之用鐵索繫其棺未幾復震如前
復重瘞不旬震復如前而棺板灰燼不可收矣因招魂以
葬

李自言濟陰女子也通鬼道能愈疾四方惑之唐高祖時
召取至京師嘗往來羅藝家譏藝妻孟曰妃相當母天下
孟令視藝又曰妃之貴由於王貴色且發藝妻信之亦贊
反旣敗與李皆斬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十一

黃巢曹州冤句人世鬻鹽富於貲善擊劍騎射初以衆隨
王仙芝寇掠江南廣浙入關陷京師僭位號大齊改元金
統爲李克用敗走勢蹙謂甥林言曰若取吾首獻天子言
不忍巢因自刎言乃斬之以獻

畢師鐸曹州冤句人乾符初與里人王仙芝相聚爲盜陷
曹鄆荆襄仙芝死來降高駢初敗黃巢於浙西駢頗寵待
之及末年惑於呂用之舊將皆以讒死師鐸意不自安會
楊行密兵逼淮口駢令師鐸率三百騎戍高郵戍主張神
見亦怒用之兩人謀自安之計推師鐸爲盟主移檄郡縣
以誅用之爲名攻陷廣陵後爲孫儒所斬

史無畏曹州人與張從直爲友無畏貧窘從直家富假以千緡貿易而無券無畏射利江淮歲餘已富從直徒遭焚蕪又懼劫盜家計一空遂詣無畏曰今日乏困不思千緡之報但祈相濟三二百千無畏拒之曰若言有負須執券來從直怨恨詛之未幾雷電交至霹靂一震無畏變爲牛朱書腹下云負心人史無畏刺史圖其事奏焉

譚延美大名朝城人往來澶魏間爲益於鄉里周世宗募置帳下官控鶴軍副指揮使建隆初補正使汪端寇朗州延美率兵赴之擒端以還遂領睦州刺史雍熙三年北伐以延美爲幽州西面行營都監與敵遇卽麾騎軍直進遂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雜志

十一

敗之斬首五百級獲其將以功擢本州防禦使後知寧遠軍契丹兵猝至延美開門示之竟不敢入累知潞陝涇州咸平中以左領軍衛主將軍致仕卒子繼倫崇儀副使雍虞部員外郎

朱張齊賢布衣時儻不羈孤貧落魄有羣盜聚飲逆旅居入竄匿齊賢徑前揖之曰某貧困欲就一飽盜曰秀才肯自屈耶齊賢曰盜者非齷齪兒所爲皆世之英雄耳乃取大杯滿引刀截袖數段唱之羣盜相視愕眙歎曰真宰相也他日宰制天下當念吾曹非得已也競以金帛相遺

齊賢皆受不讓重負而返

處里有分財不均者更相訟人不決張文定齊賢請於上曰是非臺府所能決臣請治之遂坐相府召訟者曰汝非以彼分財多汝所分少乎曰然具款乃召兩吏令甲家入乙舍乙家入甲舍貨財無得動分書則交易明日奏聞上曰朕固知非君不能定也

王禹偁字元之七歲能文畢文簡試作磨詩禹偁曰但存心裏正何愁眼下遲得人輕借力便是轉身時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一聯曰鸚鵡能言爭似鳳元之對曰蜘蛛雖巧不如蠶公曰經綸才也

寇萊公準有妾舊桃隨準南遷再移光州舊桃泣曰妾前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三

世師事仙人爲俠今將別去敢有所托吾死後願葬杭州天竺寺吾何不言恐泄陰理今將去言亦無害公爲下世主者聞浮提王蓋無幾於世矣無何萊公果亡後有僧克僅見公於曹州境上擁騎北去克僅詢後騎曰聞浮提王交政也

張詠學劍術於陳希夷而未嘗爲人言也一日從濮水還家平野間遙見一舉子乘驢徑前意甚輕揚心忽生怒未至百步而舉子驢避道張因就之詢其姓氏蓋元之也問其引避之由曰我視君昂然飛步神韻輕舉知必非常人故願禮焉張亦語之曰我初見子輕揚之意忿起於中實

將不利於君今當回宿村舍取酒盡懷遂握手俱行其
邇父結交而去

五代以來軍卒陵將帥胥吏陵官長餘風至宋初未除
忠定詠爲蜀崇陽令一吏自庫中出髻傍巾下有一錢
之庫錢也命杖之吏勃然曰一錢何至於杖卽杖我能
我乎忠定援筆判云一日一錢千日一千繩鋸木斷水
石穿自仗劍下階斬之其知益州有小吏偶忤命械其
吏不服曰枷易脫卽難忠定曰脫亦何難卽就枷斬之軍
府肅然

乖崖再任益州偶於夜分時城北門有中貴人到呼鑰開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一 雜志 古

門旣入乖崖謂曰朝廷還知張詠在蜀否川中兩經兵寇
差詠來治亂今夜分入城使民驚擾不知有何急務中使
曰命往戕眉燒香乖崖曰待要先斬後奏耶先奏後斬耶
中使悚惕曰念某乍離班行不知州府事體乖崖曰如此
說尙可恕押令出西門宿來早此人入衙投狀云奉勅戕
眉山燒香內侍省王某叅乖崖判云旣銜王命不便奉留
可卽於小南門出去

蔡寬夫詩話曰王元之在商州嘗賦詩云兩株桃杏映籬
斜裝點商州副使家何事春風客不得和鶯吹折數枝花
其子嘉言云老杜嘗有恰似春風相欺得和鶯吹折數枝

花之句詩頗相似因請易之元之忻然曰吾詩精詣遂能
暗合子美耶更爲詩曰本與樂天爲後進敢期杜甫是前
身蓋元之詩本學樂天也

元之初自掖垣謫商州團練副使未幾入爲學士至道中
復自學士謫守滁州真宗卽位以刑部郎中召爲知制誥
凡再貶還朝能無怏怏特張丞相齊賢李文定沆當國乃
以詩投之曰早有虛名達九重宦途流落漸龍鍾散爲下
吏同元稹羞見都人是李邕舊日謬吟紅藥樹新朝曾獻
皂囊封猶祈少報君恩了歸臥山林作老農然亦竟坐張
齊賢不悅繼有黃州之遷蓋雖困而不屈也

晁冲之受知於後山呂居仁江西詩派圖二十五人冲之
與焉有詩云男兒更老氣如虹短髮何嫌亂似蓬欲問桃
花借顏色未甘著笑向流東

晁文元天資純至年過四十登第始娶前此未嘗知世事
也初學道於劉海瞻得煉氣服形之法後學釋氏常二教
相參終身力行之旣老居昭德坊里第又於前爲道院各
其所居堂曰凝寂燕坐蕭然雖子弟見有時晚年耳中聞
聲自言如風蟬曳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有爲此聲者豈
子鈴或如風蟬曳感之驗今人靜聽類亦有爲此聲者豈
晁固自不同耶或云晚常自見其形在前旣又漸小八十

後每在詹曠之謂此尤異也

沁門島配徒舊有定額過額則投之海中城武馬默知登州奏言朝廷既貸其生不宜投諸海乞選年深在配所不作過人移登州著爲定制後默坐堂上忽如夢寐見一人挾一男一女至曰我自東岳來聖帝有命馬默本無嗣以移沙門島罪人事特命賜男女各一人默後果生男女

龐文英著文昌雜錄文英爲禮部郎官丞相穎公籍之子也陳後山集有贈舅氏龐大夫詩云傳家聲烈三公後貯腹平生萬卷餘謂文英也後山爲穎公外孫故稱文英舅氏新城王司寇士稹言其家有文昌雜錄寫本推爲宋人說部之佳者惟標鄉貫云單父龐文英或龐自成武穆家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七

單父歟

趙諫曹州人嘗爲小官以罪廢家居刺人陰事爲害閭里人畏之甚於寇盜官司亦爲其挾制會兵部員外郎謝濤知州事盡得其惡跡逮繫有司具前後巨蠹狀奏之下御史按治論棄市曹人相賀

徐休復字廣初濮州鄆城人太平興國初舉進士積官右補闕出爲兩浙東北路轉運副使移知明州召赴闕授庫部員外郎知制誥出知廣州雍熙中遷樞密直學士仍知州事休復與轉運使王延範不協乃誣奏延範反狀已具

遂抵延範於法後爲給事中連知青淄二州休復先上言
父母藁葬青州願得領州事營邱壘及至青州踰年但聚
財殖貨終不及葬事至淄州塲生於腦旣而疾甚若見延
範者但號呼稱死罪數日死休復無他能掌誥命甚不稱
職履行不見稱於縉紳云

金正隆二年濟陰大水民采螺蚌以食特女真人阿失里爲
邑宰夢一客綠袍烏帽革帶握手板入謁曰吾族居治下
爲細民捕殺將無噍類願瀆慈憐少加禁止失里異之明
日復夢莫知所謂迨春暮澤邊人什伯爲羣入水網羅取
倍常日忽暄霧迷空波湧如山雷聲震動見一巨物長六
七尺狀若蛟螭噴薄雲烟摧壞岸澚人皆棄所獲爭赴平
地溺死者殆半衆始悟邑宰之夢自是無復敢漁者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七

穰芳亭在鉅野縣治西北宋時邑人當秋成報賽詣亭致
祭僉欲鑄石亭中因延王維翰書額未至有妓女謝天香
者進曰祀事已畢殺核具將不飲奚埃衆曰候維翰書碑
未至耳謝曰予獨未能耶遂以裙裾濡墨大揮穰芳二字
未竟而維翰至續書亭字如出一手王謝遂爲夫婦維翰
恐謝有他志以詩嘲之云昔日章臺曾舞腰行人無不折
枝條謝曰如今已付丹青手一任狂風不動搖後維翰登
進士第與謝偕老石刻現存

元至正十年河南北童謠云石人一隻眼挑動黃河天下反
及賈魯治河果於黃陵岡得石人一眼而汝穎諸處之兵
起

明洪武初舊曹州有老嫗遇異人指州治前石獅語之曰獅
目若赤水患至矣亟去可免也嫗自是日往視獅目甚數
人恠問之知其故陰以硃塗獅目以紿之嫗見其赤不知
其爲硃遂亟走數百步回視州城果爲巨浸矣

天順末州人集東嶽神廟禱賽有優人以五龍王劈生分
子爲戲其一人問云生分子何在一人答云在張家樓飲
酒時州判易緯之子方晏於張家樓爲暴雷震死與優人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雜志

六

語令人驚異之

秦襄毅紘生時母朱夫人夢天大雷雨有二物蛻蛻攀窗
內窺頭角如麟目光閃爍驚寤而襄毅生年十七讀書學
宮夜夢神人衣冠甚偉飲以盂水水面光浮星月自是文
思日進景泰元年公車過德州又夢一龍自深淵躍出乃
扳龍角騎項而飛明年登進士第

襄毅致政家居年八十矣自撰年譜一卷向有刻本今無
存者矣內數條云景泰七年年三十一在北容驛遇賊所
目第五經諸史於軒前題一聯曰處困而亨有言不信余

素心史傳量編不能容物由此一譎器量漸宏。天順元

年遷知雒縣治民惟用絜矩二字馭吏惟用易六畜猶豕
之牙一爻忠國公石亨令人來求雒縣南壇舊基許以知
府余不許人皆尤余未一載亨敗出其門者皆坐嚴譴○
成化元年在葭州值旱余欲於二月十三日祈雨有父老
百餘詣縣曰邊地寒每歲至四月方雨此時祈禱徒勞心
方余曰天道安可知至期行香焚檄十五至十七連雨三
日人以爲從來所未有○余任秦州以艱歸服闋秦人三
疏保留吏部不允秦人哭於東拱辰門吏部不得已將見
任奏調別州仍授余秦州郭定襄伯贈行詩云早登金榜
列儒紳誰不爭先觀鳳麟會以霜威消瘴癘還將和氣布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九

陽春廟堂正擬徵黃霸父老俄聞借寇恂不獨兒童騎竹
待郊原草木亦欣欣

正德己卯曹縣儒學後一婦人汲水見井中蓮花疊出水
面言於人果然是年秋張世臣楊迥中式人以爲先兆其
地乃李襄敏舊園也萬歷間知縣孟習孔因建井蓮書院
義取諸此

正德六年流賊劉六劉七齊彥名等縱橫山左郡邑騷動
九月攻鄆城縣十一月復樹柵以攻知縣李琦禦之賊解
圍去又自城武循大堤而西攻曹縣不克走梁晉口鄉兵
追之溺死無算

嘉靖初曹州吳侍御楷年方數歲感痞疾煩悶困殆自擬
莫救一日夜半忽夢黃冠者就榻呼之起以刀抉其脇出
腸胃刮摩洗滌訖復納之外傳以膏楷醒覺胸膈冰冷以
語其父其父按其腹積塊已消大半矣曰此必神醫示靈
活汝也次日鵝楷詣三皇祠徧拜配享諸名醫至孫真人
像楷曰此卽夢中醫疾者其父因設祭竝新其祠楷病遂
豁然除及登第後每旋里必詣祠祭享加葺飾焉

嘉靖丁未歲妖人楊惠自河南潛來曹濮間倡白蓮教與
其徒妖僧會金呪符水妄言能驅鬼兵不道之徒多附之

劫掠鉅野汶上焚燒廬舍遂長驅至單縣邳州營將王希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一

雜志

十一

文聞警渡河來援與賊戰死之巡撫何喬調官兵至單命
監司等官四路截勦惠攜其妾投火死會金先被擒死獄

中

隆萬間曹人有官臺中者逸其姓字嘗出按湖廣值楚藩
與宗人構訟撫臣持宗人過急宗人憤不平因乘間破械
歐撫臣至死而身仍歸獄某方駐節境上弗及察竟飛章
以叛聞本兵張皇奏請將命將出師賴輔臣力止之獲免
及某主讞決一意刻入事多文致宗人斃命者甚衆人皆
寬之時某僅一子甫數歲與某妻家居一日夜半妻抱兒

寢忽夢室明如晝見金甲神引巨手如箕自牖間入攫兒

去妻急問故神大言曰湖廣差來妻驚醒撫兒已病矣俄而兒死

高中式萬歷末貢士生而能言憶其前世爲秀水庠生曾一貫歲試第四會在內室簾卷突有二青衣至內召之疑爲學役方怒其闖入不覺身已離舍隨之行至黃河又疑無船何以渡乃恍惚聞身已在北岸遂抵城東黃鎮集遇二人與青衣對揖耳語出漿飲之心知其異乘間棄諸坎覆以土復隨之西行十餘里至高氏宅青衣指示曰此汝家也命之入疑慮未決望門遙馳青衣自後極力推之不見覺暈眩及醒張目自視手足皆小知爲轉生因失聲舉家駭異令其嫂以針刺左手自足不敢言至八歲偶與羣兒戲場圃間見一遠方星士遽呼之曰爾吾姪也星士茫然詰其故具述前因且曰吾來後南中室人及二子不知何似吾嘗積廩銀六十兩金錢若干貫瘞某地歸可取之爲日費也星士歸語其妻子發瘞得金錢悉符所言舉家號慟復製童子衣裝付星士反寄之中式曰事屬隔世不必爾也謝不受復謁選得陽信訓導能預知死期解任歸果

刻日而卒

濮州蘓氏其先本元蒙古之後至兵部侍郎祐始以進士起家官總制以詩文名海內其祠堂藏始祖某所用鐵槩

重百斤今尚存祐數子皆能文有蘓伯子蘓仲子叔子季子等集行世季子任俠名重一時人稱蘓八公子

王九臯字鶴鳴濮州人萬歷壬午舉人自少至老夜未嘗寐終身不知有夢少時常遇關帝顯聖親指隙地令爲建祠今濮東門內街北大關帝廟是也

濮州葉謙齋廷秀爲劉念臺高足弟子晚年學篤而養遂大節皎然爭光日月平生著述最多有孝經註詩譚評點鶴林玉露及偶言等鐫板藏於家黃石齋稱之云偶言大關遂關詩譚旁通繳妙允可繩持往昔誘掖來茲今濮州城內遺宅尙存草堂有木刻對聯謙齋手書也其語云敢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三

於世上明開眼稍稍認得理在便覺身心非小恥向人前浪皺眉事事憑着命過方知天地本寬○偶言有云每日

有靜坐工夫方是照管自家又云對面可折人過背後喜誦人長是亦正直忠厚之道又云朱子論詩須先識得古

今體製雅俗向背仍更洗滌淨腸胃間風生葷血脂膏然後能激六藝之芳潤以求真淳近世詩人正緣不透此關而規規於近局故其所就皆不滿人意又云羅景綸言士

大夫若愛一文不值一文此俗吏之針砭又云學以有恥爲先治以使人有恥爲貴又云世有真警三種而無目者

不與焉不識字一也不明理口亂說二也讀正書行邪行

三也

觀城王郎中光賁天啟壬戌進士爲諸生時有家僮將長室而死所許配妻亦病歿郎中坐書齋恍惚見青衣童子借女郎拜懇願得合蓋一處郎中許之卽告女家遷其觀同窆焉後見青衣夫婦聯袂而謝自是每有疑未決二青衣必來告以及動靜休咎皆先白無一爽者鄉試前郎中間以題對曰不敢洩但作文宜五扇立格郎中是年舉於鄉其首題乃恭寬信敏惠也及捷南宮時方入都途中猶時時見之告以入場出場諸事宜且言郎君此去必售必官京師吾二人不得進京故送至此後遂不復見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三

天啟二年鉅野徐鴻儒居賈敬屯以妖術煽衆爲聞香教設盆水照人頭面自見帝王將相衣冠從者數萬人占鄆城梁家樓遇告發輒以重賄得解四月賊率衆窺鉅野五月賊自梁家樓焚掠入鄆城城陷訓導劉維賢以守東城死於難士民多被殺傷盡搜金帛以去次日擁衆數千攻鉅野焚西關南關民舍知縣趙延慶調度守禦連斃數賊城外伏兵生員田惟璵畢珣等遮之殺賊百餘後數日令鄉兵勦佻家樓武安集梁家店諸賊斬獲千餘級賊渡河東去至十月賊自徐州渡河直趨鉅野延慶預爲之備提鄉兵伏康家集昏暮賊至揮兵奮擊斬撲殆盡

濮州民周猱頭者居負郭之周家村語多清狂人謂不慧
一日過真武廟側有雙鬟女子立樹下謂周曰與君宿緣
合爲夫婦卽偕歸拜母母疑其踪跡卽子遣之女笑曰我
奉天帝命豈可遣耶久之事姑孝謹隣里無不敬愛之周
素貧又值荒歉女具食養姑皆豐潔周被役築城同事者
戲語能俾君婦治饌相勞否婦聞乃曰第張幄吾自致之
果獲飽食一日語姑曰此地且亂不可留也乃徧辭隣里
挈姑與夫負擔去不知所如未幾榆林賊起濮被兵如其
言

曹縣城四樓有鐘各一在城頭久不懸俗傳謂此鐘懸則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五

水至崇禎戊辰初夏知縣盧柱礎聞而笑之立命盡懸未
幾曹家口河水大泛闔邑驚懼至堙塞城門以避而鐘亦
旋卸矣又縣門西鳧樓鐘司晨昏者其聲宏則有客至亦
不可解

城武西鄉民張邦成路行遇雨見道傍圯廟神像被淋邦
成以所執雨蓋覆神上冒雨而去雨竟日不止邦成衣裳
盡濕忽面前有一雨蓋資之以歸後夢神示曰爾曾憐我
身今報汝尸不壞邦成以告家人不移時坐化

崇禎壬午冬 大兵破郡城諸生魯文琰而被五刃已死
魂夢間見兩青衣持冊檢點皆被殺者姓名也忽其父自

顯倉皇而至於袖中出一紙示曰吾得請矣吾子不應死
青衣驗紙命釋之文琰遂甦常以夢狀語同儕者

福王南渡時有劉澤清者字鶴洲本曹州人爲戶部尙書
郭允厚家奴克本州捕盜弓手素無賴爲鄉里所惡徙居
曹縣時流寇方張澤清從軍積功至總兵官後封東平伯
加宮保開府淮陰其兄某失其名字鳳洲崇禎時亦爲總
兵官沒於王事稱名將非澤清比也澤清陰狠慘毒駐毗
必報曹縣士大夫罹其禍者甚衆澤清鎮淮上曹縣故居
增飾亭館一日諸生十數輩餽飲其中或拾錦鞋於小閣
共傳玩之座中偶有謔語聞於澤清澤清怒使健兒名捕
至淮盡殺之與中表某素不合亦召至鎮中表祈哀於澤
清之母爲婉轉申救澤清佯許諾禮待頗厚及辭歸密遣
軍校於途中拉殺之在淮大肆劫掠淮人患苦比於流賊
未幾大兵渡淮澤清迎降歸於京師以叛案有連至蘆溝
橋伏法曹人快之不數年故居爲墟

明末榆園賊起以濮州范縣爲窟穴始因地荒不耕榆錢
落地歲久皆成大樹賊首任七張七等嘯聚其中饑民歸
之號百萬官軍至無徑路可入賊有掘地道不時出入屢
敗官軍蔓延朝城觀城鄆城武諸縣凡數百里行旅裹
足者幾二十年至順治十二年黃河決荊隆口水灌榆園

樹盡樞地道亦壞官軍乘之賊乃殲焉

國朝劉尚寬州之新集人順治中忽遭奇疾腹中鬼語自道姓名鄉里復歷陳劉之前世同寓京邸謀謁選劉以計攫其金去遂致流落憤恨而卒訴於冥司令始得請來取償也劉舉家駭懼遍覓醫藥符水弗能治鬼在腹日索供具非甘臚不御少拂意卽牽掣臟腑大痛不可忍客有代爲哀祈求解者鬼一一從腹中對答且云客曉事彼第好奉我姑寬之耳不可解也由是貲產蕩然身亦死

李化鯨城武人獷悍無賴克本縣游徼卒專捕盜順治初人有訟化鯨於兵備章於天者時方治決口駐河干旣逮

曹州府志

卷之二十二

雜志

美

鯨至官役言其善泅召試之躍入深潭攫泥而出於天奇而釋其罪委以河役化鯨強忍有力甚稱任使河工成薦之總河楊芳收錄効用至五年春以役過曹兵備黃登孝聞其材請留副中軍待以心膂聲勢日盛四方不逞之徒及亡命羣盜多歸化鯨以爲倚庇而外行椎埋如故諸郡縣獲盜皆詞連化鯨紛紜申報化鯨內不自安會楊芳用前勞題授兗營守備微聞其不法狀檄化鯨單騎就職化鯨愈疑懼不敢赴卽糾黨謀逆奉僞主僭稱忠義王遂發兵反秋七月令其黨陷曹縣定陶及城武次攻曹州化鯨

爲內應殺副使黃登孝劫州庫居三日分兵北攻濮東攻

鉅野自率大衆而西攻東明皆弗克旋爲大兵破走退據曹縣官兵築長圍困之城潰黨與皆屠戮執化鯨俘京師伏誅

泗上施端教字匪莪康熙中任范縣令平生爲詩工集句多至數千首屬對精切縱橫曲折無不如意嘗纂輯唐詩韻滙行於世以韻爲主而詩附之誠詩林之外篇不可廢

也其集中有贈鸚鵡長律云莫恨雕籠翠羽孤劉憲主人

情義自辛劬王初人憐巧語情雖重白居易鳥憶高飛意

正殊李正平三舍鄭牛徒識字李山甫千年丁鶴任歌呼

羅隱多言應伴高吟客嚴郊學語還稱問字徒崔璞始覺

曹州府志 卷之三十二 雜志

琵琶絃齒莽白居易終憐吉了舌模糊孫繁文章辨慧皆

如此白居易事業紛吹亦大都魏朴歸去不煩詞客賦羅

鄴夢來還記隴頭無張謂勸君不必分明語羅隱且自三

緘問世途胡曾新城王阮亭司寇稱其格律寄托兩詣妙

境於集句中信爲奇篇

五言詩自齊

如此白居夢

部夢來還說

緘問世途

莫於集句中

廣州府志卷之六十二

